



近代著名探案

# 酒濱神探錄



沈澗神探錄

第四冊

上海中西書局出版

社會小說 滬濱神探錄第四集目次

第三十七回 多財招禍老婦喪生 手指留痕兇徒被獲

第三十八回 孤哀子忽變階下囚 偵探家權作揮金客

第三十九回 鈴聲丁丁賭窟傳警信 車行緩緩半路遇強盜

第四十回 霹靂一聲巧破連環案 離奇巨竊初試妙手兒

第四十一回 一封書偷兒露馬脚 五號室神探發窩贓

第四十二回 樂意未央情夫遭暗殺 憂心如擣寡母患黃疸

第四十三回 假醫生識破病源 惡娘舅竟施毒手

第四十四回 夏屋渠渠一場新騙局 荒郊寂寂半夜鬼驚人

第四十五回 臥月眠風深宵迹鬼 假鬚偽髮地窟藏奸

第四十六回 雜貨店中忽接恐嚇信 疾行梯畔發現怪皮包

第四十七回 投信毀車奸徒暗算 欲擒故縱探夥追踪

第四十八回 羅綺叢中奸情忽吐 雲天影裏消息傳來

滬濱神探錄 第四集 目次

追蹤施耐庵的著名  
抗手不肖的傑作

新出版

神怪奇俠傳

本書紀述中原塞北神怪健兒之壯史。如紅槍會等內幕組織。又奇又怪。披讀一過。拍案叫絕。浮一大白。神爲之往。勝過江湖奇俠傳。愛國男兒。不可不讀。

第一回	突如其來之道士	第二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三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四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五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六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七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八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九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十回	紅槍會與土匪激戰
第十一回	處處是紅槍	第十二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三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四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五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六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七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八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十九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二十回	紅槍會真像難分
第二十一回	飛將軍從天而降	第二十二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三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四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五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六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七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八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二十九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三十回	紅槍會四分五裂
第三十一回	拆字難嗎？	第三十二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三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四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五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六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七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八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三十九回	尼庵中的秘密	第四十回	尼庵中的秘密

價目

全書共三十六回。分訂三大厚冊。裝一錦盒。定價大洋三元四角。特價六折只收一元四角四分。寄費六分。

上海望平街中市中西書局發行



社會滬濱神探錄 第四集

繡虎生著

第三十七回 多財招禍老婦喪生 手指留痕兇徒被獲

話說當下焦得魁問明往事，一千人犯，暫時收押，靜待審判，不在話下。再說那匪窟中救出的肉票兩名，那幼童是某大洋行買辦的兒子，姓蔣名俊，年方十二歲，住在河北路新興里五號；在附近小學校裡讀書，早出暮歸，都由自備包車接送。有一天正從學校裡坐車回家，中途被匪徒攔路綁去，在匪窟中整整住了兩天。今番可算他的幸運，被救出來。問明之後，就通知他家屬領回不表。那另一肉票，姓俞名叫振之，是一個薄有資財的人，論他的家產，一共不上五萬，不知如何也啓了綁匪覬覦之心。那一天他出外購物，安步當車，行經四川路，就有兩個匪徒，袖出手鎗，對他說道：「朋友，漂亮些，請跟我們去。」他見了手鎗，那裡還敢說一個不字，只好跟二人前行，到了轉角之處，已有一部汽車等着，兩匪將他挾登車上，一路開往大統路左近，一

條街內，第三家樓上，住了兩天；裡邊設備雖極簡單，可是要甚麼東西，一經說出，匪徒就馬上去買來。兩天之後，匪徒又將他挾下，搬到那十九號去，他屢屢向他們訴說，家中並沒有十分財產，請他們定一個最低的價格，以便寫信回去，教家人備款取贖，匪徒也允許調查明白之後，再行定價。他在匪窟中前後共住了十一天之久，已經講明用一萬塊錢取贖，連信也寫過回去了，不意却遇救出險，他心中何等的愉快啊！故他對於那焦得魁、高秋圃等許多探捕，感激到一百二十分，千恩萬謝，當下他陳述經過之後，也命他回家，聽候傳詢。俞振之一路上歡天喜地的回家中。家人見了，也無不喜出望外，問長問短。振之便詳述一番，都深嘆焦得魁等探案的神明。振之妻子丁氏聞言之下，不覺歡喜說道：不想上海竟有這許多大本領的偵探！那麼靜姑母的那件冤情，請他們一探，必然能夠水落石出了。振之聽了此話，不覺詫異道：靜姑母家，發生了甚麼事情？冤從何來？丁氏便道：自你去後，一向無事，前天晚上靜姑母忽然死了！振之道：是甚麼病死的？丁氏道：靜姑母在死的那夜，還出去

看戲，歡歡喜喜的，並沒有甚麼不滿意，精神和平時一般健旺；不知如何，回家之後，當夜就死了！我們昨天聞報前去，那孫姑爺夫婦，和宋大姐夫婦，都在那裏，只有那嗣子却不在家，說是到平湖去，已經多日，尙未回家。當下宋大姐因爲他這種死法，太離奇了，雖說老年人容易中風，但也得有幾個鐘點才會絕氣，決沒有這們快的。生了疑心之後，就去將屍身仔細察看，果然在頸項之間，發現了幾處青紫的斑痕。當時大家斟酌了一番，既有此疑點，馬上就去請醫生來檢驗，經過了幾種手術，斷定那斑痕是指印，而且致死之故，大概是被人扼住喉嚨，閉氣身死。由醫生填明診斷書，至今恐怕還沒有成殮，我因了你的事，故今天沒有前去。但此事終當弄個水落石出；故我一聽那大偵探的本領，就想起這個疑案來了。當下俞振之一聽此事，非常氣惱，自然去尋焦得魁，託他探索，我且暫按。先將那死者的家庭狀況，敘述一番，以清眉目。那死者宋俞氏，是宋冠章的妻子，早年守寡，現在年紀已經七十五歲了。宋家原來是蘇城的大族，很有些家產；就是宋俞氏手頭，連故鄉的不動產等，也



有十來萬產業，可是他因爲早寡的緣故，膝下並無兒女，丈夫死後，就把族中近房姪兒宋羽之承嗣，後來又領了兩個女兒，一個嫁給屈和亭，一個嫁給孫魁森。他未免將所有產業，分作三分，各執其一。那宋羽之先前爲人，很是規矩，除了略嗜杯中物外，可說煙賭無緣。他初娶陳氏，因爲數年不育，又要娶個錢氏爲妾，生下好幾個兒女。他平素對於宋俞氏，雖非親生之母，却也孝順，就是陳氏錢氏也並無半點不是，故一家之內，融融怡怡，相安無事，鄰人親戚，都很稱道，宋俞氏福氣好，有這麼好的嗣子，不知是幾生修到呢！這還是從前在家鄉時候的事，後來搬到上海，居住在霍森路；上海原是個繁華商埠，也可說是銷金窟，風氣不比內地來得醇樸了。宋羽之此時，也被社會環境，漸移默化，慢慢地涉足到花天酒地之場，認識了許多揮金如土的朋友，就不似從前那般節儉了！可是他家幾萬家財，偶然逢場作戲，本不至于蕩產傾家，只被那一班損友薰陶，甚麼事都有他的分兒，尤其歡喜賭博，這賭博一事，雖說是有輸必有贏，但頭綵都從賭客身上出產的，況且宋羽之賭術不精，非

人家敵手，怎麼不叫他逢賭必輸呢？可是賭錢的人，最會使氣，愈賭愈輸，却也是越輸越不服氣，越賭得厲害，不多幾時，他手頭的現款，已完全罄盡，漸漸地將不動產變賣，事被宋俞氏聞悉，屢屢規勸，但他已如失魂落魄似的，終不聽良言，不肯不賭。宋俞氏無可如何，一面向官廳備案，此項產業，任何人不准變賣；一方向羽之提警戒，如其再不收心歸善，痛改前非，就要廢嗣，另嗣他人。當時在宋俞氏不過警戒，戒他，並非真要廢他。可是此言落在族人耳朵裏去，誰不想攬此一分家私，只因名分已定，向時無隙可乘，今見有此機會，那得不心動呢？就有羽之的堂兄弟老炊，多方運動，在宋俞氏面前獻盡殷勤，一方面又歷舉羽之的劣績，嘗打動宋俞氏的心，希圖得此一筆遺產。但羽之得到那個警告以後，也深自悔悟，立志改行，廢嗣問題，逐漸打消；可是他雖然改悔，以前所負的債務，爲數很大，差不多要抵他家產的一半。那時不動產既經官廳註冊，再也不容染指，各債權又緊緊相逼，弄得他無法可使，應付不得。最近他到平湖去了，表面上雖說是去經營甚麼事業，其實也是去躲

債的。不想在他去後，宋俞氏的身死不明案，就發現了。那屍首放了一天多，還沒有成殮，依然攔着。俞振之得了此信之後，那裏還敢待慢，馬上狂奔官廳，來尋焦得魁，他已回家去了；又問明了住址，趕到他家裏，好容易找到了，便將以上情形，略述一過，偕同焦得魁雇車直奔宋宅而來。不問情由，直闖進去，大家見是振之，不覺有些驚疑，不知他在何時出綁的。他和屈和庭孫魁森等相見過了，略問了幾句話，便引了焦得魁走到停屍之所，揭開靈幃一看，一陣酸心，撲澀落下淚來。焦得魁走上一步，先將面上察看，見臉上有一條指甲痕，約有一寸多長，二分來闊，中間隱隱有血印，一望而知是生時弄破的；再看到頸項之間，共有四塊皮膚青紫，喉管右邊一個印子，大而且深；喉管左邊，並排三個指印，斜行而下，中間一個，略略突出，好像畫家點的鼠爪點一般，參差有序，惟不及右邊一個來得深大。其餘各處，却並不見別種傷痕；他又從身旁取出一個顯微鏡來，按在指印上細看了一番，然後同俞振之走出外面。此時正好開飯，庭心中一桌傭人，男女雜坐，正在那裏吃飯，焦得魁目不轉

睛的看了他們一番，低低的向振之道：那朝外坐的左邊一個是誰？振之看了一眼道：那是這裏的車夫王根發。焦得魁暗暗點到廂房裏邊坐下。和庭等都圍攏來問詢。焦得魁道：這位老太太，是被人謀斃，活活的扼死，已是無疑的了，兇手也非外來之人，我也見過了；只是他爲甚麼要謀斃這位老太太，我却不能臆斷，或者此案還另有枝節。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撈出一張淡黃色的薄紙，裁成十幾方，放在桌上，便向振之道：此間的家人，想你是都認得的，請你去將他們一起喚來，我有話說。振之便去將合宅的男女傭，一起喚到。焦得魁向他們說道：我這裏有幾張紙，請你們大家拿一張，但須用左手拿了之後，我再告訴你們一件奇事。說着自己先用左手拿起一張給大眾看道：要如此拿法。家人不知他的用意，便各各就桌上照拿了一張，擊在手裏。焦得魁又道：你們莫小覷了這一張紙，牠却有捕拿兇手的能力呢！馬上放下自己一張，逐一的去察看家人手裏的紙，說也奇怪！那紙的兩面，果然顯出清清楚楚的指紋來；原來那種紙是經過化學作用，專門作這麼用途的。他察看到

王根發，向他笑嘻嘻的說道：好大胆的王根發，竟敢謀斃主人，如今還有何說？王根發經此數語，如同熱被窩裏澆了冷水，青天裏打了霹靂一般，嚇得魂靈出竅；但口中只說冤枉。焦得魁也不去睬他，將那紙拿在手中，指給振之等看道：這紙上除了那角上的兩個指印，是我剛才裁時印上，其餘四個，就是兇手的指印，因為和屍身上所留的指印，螺紋完全相同，諸位如其不信，只消將顯微鏡去察看屍身上的指紋，就會明白的。大家向他借了顯微鏡，輪流去看，果然絲毫無異，都佩服這位偵探家破案的神速；但終不解其所以然之故。焦得魁道：如今兇手已獲，就有甚麼小枝節，也好辦了！俞先生可往外面去喚個巡捕來，將兇手帶去，然後再待我細細勘察，並將發現兇手的情形，宣布大眾知道。振之果去找了一個巡捕來，將王根發帶了去。焦得魁又到靈前，並且招陳氏錢氏，約略問了幾句，也便回到外邊坐定，向衆說道：這兇手雖然弄死了老太太，頸項之間，却留下了他的指印，也就是本案的罪證；但我察那指印之後，便聯想到老太太臨死形狀，明明是仰臥着被人扼死的。但普

通之人無論幹甚麼事，都借重右手的爲多；如用右手對面扼死一個人，那大姆指必在喉嚨左邊，其餘四個指頭，一定在右邊，這是一定不移的至理。略爲留意，便可知道的。我看死者頸項間的傷痕，右邊却是一個大姆指印，其餘三個指印反在左邊，照上述的定例說起來，豈不是適得其反麼？那麼常人用右手，這個兇手，分明是慣用左手的了！故我當時就斷定這兇手是個「左撇子」。不過社會上利左手的人是很多的，一時也沒有頭緒，後來到前邊見王根發等正在吃飯，他却是左手下箸，非常的便利；知他是個習用左手的。我便想如其指紋對證，方可以證實他的罪名，故才預備下那試驗指紋的計策，既然證明他的指紋，和死者頸項間相同，正兇自是他了。不過我對於這件案子，尙且有許多疑問，一時似乎不易解決；正兇雖得主謀也不容不究。你想：王根發是個車夫，走到內室去謀斃老太太，豈會沒人知道？而且他謀斃之後，所欲當然可遂，如其是單獨行動，他何不走呢？凡此種種，都是以與我們研究的。然而現在正兇已得，自宜把屍身成殮，以後的事，我既担此偵探

責任，終必有一個水落石出；如今我先告辭，如有所得，當即報告你們是了。說罷便起身出門，振之親送出外，他又吩咐了幾句說話，方才別去。這邊料理喪中事務，我也不細表，焦得魁去做些甚麼事情，我也學那說書先生的老套，暫時賣賣關節，隱閉一下。但那宋羽之却在他嗣母死後第四日，趕回上海。據他說：嗣母之死，他完全沒有知道，但上兩天連連得到惡夢，料知家中有事故，急急趕回，不想竟出了如此亂子。他雖不能算星夜奔喪，却也消不得照例成服。隔了兩天，王根發的家屬，不免前往吵鬧，他却裝作不知，好言撫慰；支吾開去。他在家中，終日把些緊要物件簿籍，逐件查收，封存在箱內，因無錢使用，拿兩箱衣服，叫家人抬到當舖押錢使用。但剛抬出門，已被暴徒劫去。羽之正在窮極無聊之時，忽又遭此意外，怎麼不驚惶失措呢？正合着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了。羽之經此一番挫折之後，好像失心瘋的一般，終日裏尋仇覓恨，任你是如何趨承他，終不當意。不消幾天，他那小婆子錢氏竟捲了些重要物件，一溜烟的走了。把好好一個融融洩洩的家庭，弄得落花流水，誰也得

替他可惜，但羽之那種狂暴的態度，却反鎮靜了許多。他一天正在書室內理他的庶務，忽家人遞進一張片子來，說是有人求見。他把那片子一看，見是焦得魁，一想此人名字很熟，也許是從前花酒朋友，當下就教家人請入。不多時家人引一個漢子進來，魁梧奇偉，一表非凡，但只不曾認識過。便起立招呼道：焦先生請坐；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焦得魁道：前回承俞振之先生，託訪府上老太太被害一事，如今已有着落，剛才去找俞先生，他教我到這邊來，請示辦法。羽之忽然驚異道：已有着落麼？主謀是誰？可捕獲了麼？焦得魁道：兇手固然捕獲，就是那主謀之人，也在牢籠以內，再也不怕他插翅飛去；但這件事牽涉府上之人，却如何辦理？說罷，雙目逼着羽之，轉都不打。正是：

不問青雲翻健翮

徧從鸞翼作鷗棲

欲知主謀究屬誰人，且待下文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孤哀子忽變階下囚

偵探家權作揮金客



話說焦得魁當時見了宋羽之，寒暄數語後，羽之便問起那件案子，主謀可否查到？焦得魁道：那謀殺一案，現在已完全明白；主謀的人，也已在網羅之中，再也不怕他插翅飛去，只是還沒有下手逮捕罷了。說着一雙晶光閃爍的眼珠子，直釘在羽之面上，轉也不打。那時羽之臉上現出很疑惑的樣子，問道：焦先生的話，好像說書先生的賣關子，很耐人尋味；只是葫蘆裏不知賣甚麼藥，使人疑惑，倒不如直說了出來的好。焦得魁道：我直說麼？這也可以，你靜着罷了。此案主謀的人，就是宋俞氏的嗣子宋羽之，還有兩個幫凶的人，就是羽之的妻妾；我今番到此，老實對你說：就是來逮捕主謀，以及幫兇手的。羽之聽了這一番話，假裝着鎮定問道：這是甚麼話？我到平湖，已經有半月多了，怎麼說我是主謀？焦得魁微微冷笑道：你如今還圖賴，須知證據已落在我手裏了！賴也沒用。如今我不妨講述一件事，你聽：有一個人，因為經濟權被他人握着，自己又負債累累，差不多處在楚歌四面中，無法可施；但對那執掌經濟權的人，心中已經懷恨，那執有經濟權的人，又有廢嗣的表示；此

人一經廢嗣，馬上不能生存在世界上，也是馬上可以致他死命。他在這生死關頭，便和妻妾及車夫，定下謀殺之計，自己却先期他往，以爲後來脫免之計；等到事成之後，他奔喪回來，又故意尋仇，冤恨；一方面却將緊要契據，值錢東西，裝箱運出；一方面又暗中指點他的愛妾，假作捲逃，以圖卸罪。却不意都落在人家手中，這位主謀者，就是足下。現在你的箱籠愛妾，都替你保護着呢！宋羽之聽他說出這麼一番話來，知道事已敗露，再難隱瞞，便搖了搖頭，長嘆一聲，眼中流下淚來，貼首就縛，其婦陳氏，也一同捉往官廳去了。讀者諸君：你道焦得魁如何知道的這般詳細呢？原來他捕獲正兇王根發之後，便搭輪到平湖去調查宋羽之的行蹤；依着他家人所說的旅館，前去尋訪；到了長發旅館去一問，果然有這麼一個客人，不過在上一天已搭輪回上海去了！得魁又問起那客人住在此間，做些甚麼，可有奇怪的舉動？茶房說是他做甚麼事却不知道，近來一星期中，每日差人到輪船碼頭上去問：上海華特路宋宅，可有家人到來？天天如此，好像盼望得很急的樣子，直到昨天，却終究

不見有人到來，他就走了。焦得魁便不担攔，乘輪回去，心中就有些疑他了。況且車夫夤夜走入內室去謀斃一人，隔壁房間中的陳氏，以及樓下的錢氏，又不是死人，豈有一些兒不聽見的道理？車夫謀斃老太太，也許有的，但目的總不外乎在金錢，而又一無所失，其間顯係另有作用。他早就疑心到羽之的妻妾是同謀，只沒有充分的證據，不便逮捕。如今又得了碼頭上詢問情事，兩相印證，明明線索貫通，有迹可尋，他回滬之後，一面派人暗中監視他的行動，一面又向王根發仔細盤問，他雖不肯直供，然言語之間，不免吐露些隱情出來，差不多已證明宋羽之是主謀了！可巧他又搬運箱籠出來，就被監視的人，上前扣留，家人不知真相，誤爲盜劫，隔了幾天，錢氏夜間捲逃，剛出得門，也被他們捕獲，帶到官廳，經焦得魁等詳加盤問，他究竟是個女流，雖然支支吾吾，不消幾句恫嚇，就直吐真情。原來果然是羽之的主謀，而且早已有此意思，上次在夏天時候，羽之已將鑑水麝在蓮子粥裏，預備給他嗣母吃，那天剛下陣雨，雷電交加，他一嚇就把粥連碗打破，他向來是很迷信的，以爲這

一定是蒼天有眼，故有此警報；後來就打消了謀害的念頭。今番因債戶逼迫，老太太又有廢嗣的表示，他以為做了是死，不做也不能活，如其萬一不穿破，倒可以安然過去，才決計將宋俞氏謀斃。當時動手的，共有三人，陳氏在旁照亮子，錢氏却在下邊按腳，王根發在上邊扼喉嚨，五分鐘內，就將高年的宋俞氏扼死。其餘的供述，和焦得魁向宋羽之所說的相同。當下焦得魁便將羽之夫婦，帶到官廳，各方質問一遍，然後解公堂審判，有了許多證據，又經過各方的證明，自然一掬而服。按律判定了罪名，專等執行。宋羽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却偏濫交損友，狂嫖濫賭，以至虧負累累，鬧出這種慘禍來；唉——這還不是社會的罪惡麼？焦得魁因四個指印之微，竟在談笑之間，破此巨案，真是敏捷之極了！那時上海社會上，經過了那幾位大偵探，屢次破獲奇案之後，匪徒也有些聞風膽戰，略略斂迹，不似從前那般橫行無忌了！焦得魁自屢破奇案，聲名遠震，是不消說了；但他歷觀許多案件的發生，犯非的人，半係社會環境所造成，就如馬小龍子，陳啓堂，宋羽之等許多案子，都是被

環境壓迫，才做出來的。其根本上不外財色二字，若一分析，尤其是賭，最足以使人墮落。故他根本着想，對於賭窟，非常注意發願掃除，故數十天內，連破了大小賭窟十幾處。然而上海之大，秘密的去處正多着，一時很不容易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一時不容易身入其境，探知內容。大概這種秘密場所，生人不容入內，裏邊的布置，又非常的周密，生人進去時，誰也找不到他們秘密機關，所以不易破獲。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焦得魁既然處心積慮的對付他們，任你如何，也終不能避免。斐陵路一帶，地方很是幽僻，有一座莊巖峻峙的洋房，矗立在綠蔭之中，四邊都用短牆圍着，圍牆之內，一片很大的草地，大約有二三畝地廣，中間種着些冬青雜樹，各種花草，疎落有緻，也可說是一座小小花園。裏邊正中一座絕大的廳事，兩旁是餐室吸煙室等，一排共有好幾間，樓上大約是臥房浴室之類，在外面看上去，布置得異常清潔，一望而知是個上等西洋人的住宅。那大廈的旁邊，離開好幾丈路，才有一帶人家，也都是很新的洋房，清靜幽雅，空氣又好，這種地方，在塵囂的上海，委實是

不可多得住在裡邊的人，怕也有「幾生修到住蓬萊」的感想呢！那大廈的主人，是個外國人，而且是一個寡婦，名叫克洛夫夫人，她護有極大的遺產，她在上海，交遊非常廣闊，有許多中國朋友，故每逢夕陽西下，華燈初上的時候，門前車水馬龍，來往不絕，好如山陰道上一般。門口的草地上，汽車停着，每日總有十幾輛，音樂歡笑之聲，時達戶外，在這裡走過的人，誰也得羨慕他們的清福。裡邊究竟做些甚麼，窗幕深垂，園門長掩，桃花源內的奇景，不足爲外人道了！而且每日如此，雖疾風猛雨，也不中輟，克洛夫夫人的豪興，真不淺啊！有一天，高秋圃焦得魁二人正在那裡走過，見此情形，焦得魁因自己終日爲着偵探之事，奔波勞碌，營營擾擾，不覺嘆道：我們不知幾時才能得到空閒，享受這種清趣呢！高秋圃道：算了罷，這種日子，不是你過的，你如和他們掉過頭來，到那時怕你又要嫌沒有事做呢！況且此中視爲樂事的，你可知道是甚麼事呢？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如其入內，說不定裡邊有離奇古怪的事，可以做你的好資料，可供你消遣呢！一邊說，一邊走了過去。焦得魁也點頭稱

是，恨不得馬上走到裡邊一探內容。但與主人從未識面，不便入去，但從此對於這大廈，就留心窺探了。一連幾天，他見沒一天不是如是，而且那位克洛夫夫人的客，自從六七鐘點進去，直要到半夜之後，或竟到天明時候，方才散盡；她那客人中，雖是各國都有，但以中國人爲最多；並且其中有幾位貴夫人名小姐，常常出入的。照焦得魁的觀察，就斷定這裡邊是一個大賭窟。明知這種所在，他們進出，一定有甚麼特別的暗號，如其探明了這暗號，就容易混進去了，他便設法去探聽；他有一個朋友，是精于賭術的，上海賭場中，大概都知道有于奉亭這麼一個人物，他就拿這種資格，出入各賭場。焦得魁今番却想着了此人，便去問他，將地址等告訴了他；于奉亭笑道：真不愧爲大偵探，連這個所在都被你漏眼，本事可真不小。但這裏邊秘密非凡，不是熟人，不能入去；而且他們的暗號，是常常換的。有時隔兩天一換，有時每天一換，很不容易得到。至于裏邊的大廳，是活絡的，裝就機關，能使他隔絕爲五間小室，如有事時，只消振動機關，把賭場馬上隱蔽過去，誰也看不出他們的破綻。

來。走入那裏邊賭錢的人，先要到另一間屋子去買碼子。這碼子是特製的，市上並無售賣；而且他們只用一次，到第二天，却又改換了。那賣碼子的屋，是在地道裏邊，非熟客不能尋到。那裏邊各色的賭都有，輸贏比了普通的賭場，要大上幾倍。我從前沒有戒賭的時候，也去過幾次，現在已有一年多沒去了。焦得魁聽了大喜道：「你現在去時，他們還不至拒絕你麼？」于奉亭笑道：「也要去向常出入的人，討了暗號，才可以去得。」焦老二：「你如要去時，明天預備了賭本，到這裏會晤，一同前去便了。」焦得魁喜之不盡，當下告辭而出。到了第二天下午，便去找着了于奉亭，問他暗號可曾討到？奉亭點了點頭道：「有的有的，便從衣袋裡取出兩個白磁的小小徽章，上面印着半朵菊花；奉亭拿一枚給得魁，教他佩在帽子上，他自己也佩上一個，一同吃過了晚飯，坐了汽車，一直往大廈而來。不消片刻，已到門前；二人跳下車來，由奉亭在前引路，一直走入門去，在那草地遇見幾個人，好像巡風模樣，見二人進來，向他們看了一眼，便踱開去。二人走過了草地，並不向大廳而來，抄往左面的一間屋子



裏去，那屋子裏空洞無物，奉亭便走到室隅，找到一個電鈕，用手一旋，牆上就現出一扇門來，進了這扇秘門，下邊就是石級，拾級而下。就是地道，地道中却電火通明，有一間小小屋子，牆上開一方洞，好像車站賣票的地方，那裏邊便是兌換賭碼之處。奉亭遞入一疊鈔票，裏邊接着點了一番，便數出一束各色都有大小牙籌，交給奉亭。焦得魁那時也取出鈔票買籌，裏邊的執事，見他面生，一面接票，一面向他仔細打量，見他帽上佩有章證，便也將一束牙籌遞給他。二人返身出外，仍舊由那小室中走出，才向廳事而來，推門入去之後，就有人過來驗看了章證籌碼，有侍役接過了帽子，然後引二人入局；這一間裏，是輪盤賭，一張桌子上圍滿了人，牙籌的之聲，連續不絕，當中放着一隻大轉輪，輪盤上面，都是紅黑圈，單雙圈，一共有三十餘門，大家正在那裏下注，都是用牙籌押在各門上；並無半點兒銀元鈔票。奉亭略看一看，便道：我不喜賭這個玩意，還是去押攤去。那侍役又引二人到另外一間屋裏，就是搖莊的所在。這邊情形，又自不同；人數略爲少些，桌上擺着一副盅盆，莊

家朝外坐着，旁邊有兩人專司吃配的事務，各賭徒四圍坐定，都用鉛筆在小簿上紀錄，間雜的寫着龍出白進，三四二一的號碼，這在他們術語叫做紀寶賬。說是無論怎麼攤，都有老路的，依牠的路下注，就不至于失敗；故須把攤路記下，以便參考尋徑。當下于奉亭和焦得魁二人，揀了一個位置坐下；奉亭是老于此道的，便也從懷中撈出日記簿來記賬，一邊向別人的簿子上，察看了上三記攤路，便下注去押。焦得魁對於此道，本來是門外，而且他的來意，又在于窺探祕密，故有神沒氣的，有時跟奉亭胡亂押些，直到終局，也沒有甚麼上下，到得兩點鐘以後，二人又同入休息室去。這休息室的布置，有如菜館一般，一間一間，都隔絕的。二人到休息室坐定之後，就有侍役過來，問長問短，原來此中是預備賭客休息，兼做吃煙喝酒等事的，故要甚麼有甚麼；當時二人略要了些點心吃了，然後又到各賭場上去看了一番，偶然押一兩下，倒也得到勝利。看了一會，天色也不早了，焦得魁便拉着奉亭出來；那先前的侍役，見二人出來，馬上送過帽子，可是那剛才佩上的半朵菊花式的徽

章，已被他們收去。他見奉亭不響，也接了帽子出來，出門上了車子回去。奉亭在車中向焦得魁道：今日雖然略見內容，但未窺全豹，你如要探聽明白，非要用上許多功夫不可；我們不妨以後常去和他們賭，混熟了之後，再行設法。就我所知，內中機關，我們常出入的人，也未必完全知道，一定複雜的多呢！焦得魁道：以後去自然要常去，但是那徽章，又須向何處索取呢？奉亭笑道：徽章却不須再去討了，你那帽沿內，不是端整藏着麼？說着便從自己呢帽的絲帶內，取出一個三角形的紅褐色徽章，那三角的中間，嵌着一個英文的K字。焦得魁再向自己的帽沿中摸索，果然也有一個同樣的徽章，他不覺暗暗地點頭，好似佩服他們的周密。正是：

會看喝雉呼盧客 都是將來階下囚

欲知這位大偵探，以後如何設計，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鈴聲丁丁賭窟傳警信 車行緩緩半路遇強梁

話說焦得魁見奉亭從絲帶中取出那三角內嵌K字的徽章，連忙脫下自己呢帽，

將絲帶翻開，果然也有一枚在內，他看了不覺暗暗的點首，好似佩服他們的精細周密，就聯想到內部的布置，一定還非常複雜，如要去探查，一定須用計取。隔不多一會，汽車已停下了，奉亭下車告辭，焦得魁也回去休息，但他的心思，已完全注意在那大廈了。自從這一夜之後，他每日裡運用他的腦力，設備計策，以便去探取其秘密；一到夜間，便懷着巨資，前往賭窟，做那呼盧喝雉的生活；一連半月之久，裡邊的人，大概已有一部分認識，但內中的秘密，還是依稀約約，毫無把握，不免焦急。然而他却也預定下計劃，按步進行，並不因毫無把握而灰心。隔了幾天，那一夜大家正在賭得高興，專心一志的在所押的注頭上；忽然一陣叮叮電鈴的聲響，這電鈴原是報警的，經此一響，就有廳上的執事人，振動機關，一座華麗巨大的廳事，忽然旁邊連擁出幾朵牆壁來，把賭場隱閉過了。各賭徒收拾碼子，緩緩從旁側小屋中走出，這小屋裡布置，完全和那買碼子的入口處相同；前面有侍役引導，開了電扭，壁間也露出一個小門，大家魚貫而入，走下地道，却不如那邊來得寬綽，而且黑

暗異常。雖有侍役用電筒照路，還不十分清楚。此時焦得魁也雜在衆人之中，從地道中前進，却故意緩緩地走，有時還用手在兩壁亂摸，心中暗暗記清，連那石級的級數，以及甬道的步數，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條甬道，却非常的長，一連左轉右折的轉過了三四個灣，約摸有半里多路，才到盡頭，也有石級，和那邊入口處相同。走上石級，却並無甚麼機關，就是一間小屋，這屋子離開那大廈，已是很遠，但也是在荒野之中，那屋子又狹小破敗，好似養濟院一般；裏邊住着兩個窮苦不堪的老人，故誰也不去注意牠。那地道的出口處，就在矮屋的灶間內。當下大家都徐步出外，焦得魁到此，心中好不歡喜，走到屋中，偷偷的察看，在那隱祕的牆上，又發現了兩根烏黑的細銅絲，他便知道這是通着地道，而達到那大廈的警鈴電綫；依線看去，果然在簷角有一個暗黑的小鈴，可是地位極其隱僻，若不是他存心察看，一時怕也不能看見。此時焦得魁又發現了這緊要關鍵，自然得意洋洋，當時他發現這關鍵，不過轉瞬之間，旁邊的人，誰也不知他在暗中勘察。三分鐘後，大家已逐漸出門散

去，獨有焦得魁却假作癡呆，有意落在後面。直到衆人都散了，他才走出矮屋撮口而噓，就有一部汽車開到大路旁邊，他一路踱過來，跳上汽車，絕塵而去。此時那車中除了車夫之外，另外有一個坐着，向他問道：焦老二，這番的打草驚蛇之計，效果如何？讀者諸君，你道此人是誰？却原來正是潘璧人，焦得魁因爲內中機關，不易探覓，就和他定下一條計較；自己依舊喬裝賭客，進去賭博，却教他們帶了通班巡捕，假裝要入去搜查的樣子，使他們報警。然後他却在裏邊坐觀其變，那廳事中的機關，以及如何脫身，自然瞭如指掌了。他見璧人問到此話，便微笑點頭道：這一番可算完全成功，探到了不少祕密，又將經過情形，向他細說一番。但他對於那出路，究竟是有這一條呢，還是另有別處，尙是一個疑問；而且這一次所走的地下甬道，是從右手轉灣的；那左邊似乎也有出處，又不知通到何處的？更有那兌換籌碼的小室，明明是處于地道之底，那邊進出，也決不止一條路徑。他有這幾個疑問，故還不敢冒昧從事，即時下手。然而經此一番實地勘察以後，已有成竹在胸，着手便也

容易了！當時他回家之後，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便安排了筆硯，以及種種繪圖用具，鋪紙伸筆，打起屋樣來，好端端一個海上有名的大偵探，竟變爲打圖樣的工程師了。他費了三小時之力，已繪成一張地圖，曲曲折折，很爲詳細；繪好了之後，又用紅筆在圖上加圈加點，做一種特別的標記；但這種標記，誰也不能明瞭他的意義，恐怕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知道。他加好了標記之後，自己又細細察看，沉思默忖，有時欣然自喜，有時遲疑考慮，終究立起身來，微微的淺笑，表示他最後的成功。他午後又出外去閒逛一會，成竹在胸，自然來得暇裕，直閒逛到晚飯之後，便照日常的老例，來到大廈，去和各賭徒假意角逐，一夜之間，走遍各室，各種賭法，差不多都去嘗試，其實他何嘗真心要賭，不過借着這扇幌子，實地勘察，和他那日間所繪的地圖，做個印證罷了！一夜他可真忙極了，東室奔到西室，攤賭過，又盤賭，輸輸贏贏，直到天明，方才出了大廈，可是人已倦極了，回到家中，倒頭便睡，直到下午一點鐘光景，方起身洗盥了，又繼續去做那繪圖的工作。把昨天那一張，

用藍筆改過，又另外畫了一張，那一張却並無甚麼複雜之處，只灣灣曲曲，畫上一條鐵路，幹路旁邊，也有幾條小的支路，各段中間，或加上藍色三角，或加上紅色的方形。此圖畫好之後，把兩張平舖在案上，兩下裏對照，他看了一會，不覺高興起來，燃着一枝紙捲煙，得意洋洋的在室內踱來踱去，隔了一會，懷着那兩張圖，正想出去，忽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含笑說道：「焦老二，連日躲在家裡，幹些甚麼？難道躲在家中，就會得到甚麼神秘的發明麼？」當下焦得魁將來人一看，却非別人，正是潘璧人，便讓他坐下，一邊問道：「今天括甚麼好風，把你吹到這裡？可有甚麼事情見教？」璧人道：「常言道，『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到此，自然又有借重你的事了！那萬餘元的攔車搶劫案，難道你不知道？」焦得魁道：「我今天爲着大廈之事，寸步未曾離開此屋，連當日的報紙，也擱着沒看，那裡會知道外邊的事呢？」潘璧人笑道：「願此失彼，這也難怪你的，便將那件案子，從頭至尾，細細說一遍。」上海的奧盛路，有一家明明百貨公司，規模非常宏大，東西洋各國著名的品物，各地的土貨鮮菓，莫不應有盡有，



資本的雄厚，只要看了他那一所自建的高大洋房，就可以知道了！那所洋房，共有五層，都是商場，各部多分得清清楚楚，有條不紊。公司中共分二十餘部，每部職員多的十餘人，至少也有五七人，統共計算，約有三百餘人；每人的薪水，自每月七八元起，直到每月四五百元不等。故每到了大月底，共須發薪二萬餘元。且他公司中的規矩，到了每月的最後一天，由各部主事，將薪水一律發清，是從來沒有遲早的。那一天又是月終的前兩天了！因爲第二天是星期日，銀行照例休息，不能支款的，那位總經理先生，爲了這層，並且後天的薪金，是一定不容遲發的，故先一日就打了一張支單給銀行，支取二萬四千元，一面派汽車去裝運。那二萬四千塊錢，却一半是鈔票，一半是現銀，當時大司務在銀行領取之後，那現洋裝着三箱，先行搬在車廂裡，然後把鈔票兩大包，用繩子綑縛好了，隨身帶着，跳上汽車，和車夫並肩而坐，兩捆鈔票却放在二人中間，以爲這是萬無一失了！車夫振動機輪，向公司中開去，到得半路，那汽車忽然作怪，拋起錨來了！那汽車夫急忙跳下車去，將打火機搖動，

可是連搖幾十搖，兀自不行，搗開車蓋，修理了十多分鐘，方才開動。若不經此一搗攔，早已到了公司中了！但這一搗攔，也可說是禍機，那車夫剛轉動機輪，車行沒有三十步之遙，旁邊躡出四個人來，兩個各出手鎗，嚇禁兩人開口，那其餘二人，一擁上前，把老司務拖下，各攫取了一包鈔票，飛奔而逸；那執鎗的二人，見劫物的去遠了，方才徐步而去，轉過灣走入小衙，一轉眼間，便不見了！那時老司務和車夫，因他們有鎗，不敢聲張，直到他們去遠了，才就近報了捕，馬上四出搜查，已是鴻飛冥冥，踪跡全無了！老司務將三箱現洋，運回公司，報告其事，明明公司在一霎時間，頓損失了一萬二千元的巨大損失，實出意外；因爲此事只有老司務林中一，和車夫阿劉所報告，並無第三人見眼，多少有些嫌疑，不免暗中使人偵察；一面報告官廳，請求偵緝，此事發現的時候，正是焦得魁專心一志做工程師的時候，故他沒有知道，如今聽得璧人的話，不覺直跳起來，怒冲冲的說道：小醜跳梁，胆子却恁地大，竟敢在青天白日之下，做這攔路行劫的事情，若不趕速破獲，以後做商人的，豈非在在

可危麼？我那邊大廈的案子，現在已有七分把握，還有幾點，尙待偵查；橫着那邊他們有恃無恐，一時不見得就會發生變化，儘管閒時再去偵查。這一件劫案，倒不容略緩，緩了就不易容破獲，因爲金錢是個活賊，脫手就不容易查證。潘壁人道：我也這麼想，故特地來和你相商，儘先把這劫案破獲之後，再設法去破那大廈，一定不至岔事，既如此我們便着手進行罷！焦得魁點頭稱是；二人又談了一會不相干的話，潘壁人便告別而去。焦得魁獨自在屋中往來蹀躞，一連吃了好幾枝香煙，在那煙雲繚繞之中，尋思他破案的途徑，可是在偌大的上海，在這羣匪如毛的上海，一時間要破獲這樁劫案，竟如一把亂絲，無從下手。不得已只好揀最近的路走去，找一個機會。他打定了主意，便一徑出門，往那明明公司而來，見了總經理，說明來意，便將其事反覆詰問了一番；又將林中一和阿劉的來歷問了一遍，據那總經理說：林中一的爲人，向來是非常忠實的，他的到公司中任事，已有十多年來，因他平日誠懇忠實，故很信託他，凡解款銀行，以及支取款項，都委託他一人；就是每月發薪

前的提款，也都是他一手經辦，却從來沒有失過事。至于那車夫阿劉本來並非公司中雇用的車夫，因為原來的車夫患病回家，才教他來做替的。但他到公司中，還沒三個月，焦得魁聽了，暗暗點頭，便教經理喚二人進來，假命以他事，以便認取二人面貌。經理依言行事，把二人喚到，叫他們去做了一件不相干的事，二人領命而去。焦得魁認識了二人的面貌之後，便辭別了經理，出了公司，去找了一個助手，對他說了幾句話，囑託了一番，便自往別處去了！直到晚間，回到家中，休息了片刻，那助手已來，焦得魁便問他所事如何？那助手道：二人的住址，現已探得詳細，阿劉是住在吉龍路壽天里四號，家中有一個妻子，一個女兒。那林中一，却住在西封路旁側，落荒的破屋之內；他雖只有一人，但那狹小的屋子裏，同居的却有好幾人；至于那些人作何職業，一時還沒有調查清楚。焦得魁道：如此甚好，你以後還得時時留意着他二人的蹤迹，如有所得，馬上來報告我知道，以便進行。那助手答應了，告辭而出。焦得魁等他去後，便從書架上取出一張地圖來，依着助手報告的地址仔細

看去，不覺恍然大悟，此案的頭緒，竟被他尋到了！當時雖天色已晚，他却與匆匆的  
前往西封路，實地調查，果然見落荒地方，有一首矮小破壞的房屋，裡邊的燈光，却  
從破壁的隙眼裏，隱隱漏出；那屋子雖前面沿着西封路，那後面距離二百碼之遙，  
却是斐陵路；和那大廈及地道出口的小屋，三足鼎立，成一個不等邊三角形，若在  
斐陵路上行走，因有大廈和樹蔭的遮蔽，就不能見此矮屋。當時焦得魁略看了一  
看，逕從斜徑裏，直奔斐陵路而來，喜氣洋洋，面上先現出他成功的表示。他到了斐  
陵路竟往大廈而來，依舊去做那牧豬奴的消遣；直到三點多鐘，方才回家。心中暇  
裕，神經也因之而安定，不再有思慮的成分，屢雜其間，故納頭枕上，不消片刻工夫，  
就頹然入夢，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時候，匆匆洗盥，出外略用了些點膳，便去尋  
潘璧人，可巧他那邊幾件案子，費了整整兩天工夫，已經都破獲了！也正在欣欣得  
意的時候，忽見焦得魁到來，知道一定有甚麼好消息報告出來，故笑嘻嘻迎著說  
道：焦老二，今天怎麼這般興匆匆地，莫不是那件劫案，已經有了端倪麼？焦得魁冷

的笑道：豈但是有端倪，簡直是全盤在握了！而且還不止那一件劫案，連大廈的事情，也可以同時解決呢！璧人聽了這個消息，怎麼不高興，便連連問道：究竟如何，究竟如何？焦得魁却報以一笑，並不答話。正是：

須知幕底離奇事 都在盈盈一笑中

欲知二人如何對答，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霹靂一聲巧破連環案 離奇巨竊初試妙手兒

話說潘璧人得到那好消息，怎麼不歡喜得手舞足蹈！連向焦得魁詢問其中詳情？可是一味的含笑不言；隔了一會，才假癡不呆的說道：此事過後自知，現在正不必急急的詢問；但此事須人甚多，請你帶一隊人，前往埋伏在前天我出來的小屋子左近，預備拿人。再煩高秋圃老師，也帶一隊人，到西封路斐陵路之間，轉角去處，把那邊的矮屋，暗中包圍，等到聽見了大廈外的警笛，然後有人出來，見一個拿一個。再命一個人帶一隊人，徑從大門入內抄查，事前要虛張聲勢，等他們聞聲脫逃。我

依然喬裝賭客，先行入內，暗中接應。如此一來，非但可以一網打盡，並且可以兩案同破。璧人聽了便道：「既然如此，那末我馬上就可以前去了！」焦得魁搖頭道：「此時去是沒用的，他們既不聚在一起，打草驚蛇，反爲不美；須午夜前去，那才得手。當下約定了時刻，潘璧人便和捕頭說明，指撥停妥，專等天晚，各帶了巡捕，自去行事，我且不去。單說焦得魁直等到天晚之後，胡亂的飽餐一頓，等到九點鐘光景，便教車夫開車到斐陵路大廈，他昂然直入，他此時已成了大廈中的老主顧了！帽上又有徽章，守門的人也認識了他，故由他進去，再不阻擋。他就在廳上靠電扭之處的一個賭場子上坐定，一邊假意的賭着，一邊却留心外邊的動靜；俗語說：「等人心慌，」他有事在心，覺得那時光過去得慢極了！好不容易挨到兩點多鐘，此時宵深夜靜，除了室中的牙籌的的聲之外，端的是萬籟無聲；他暗想是時候了！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正在凝思之際，忽然一陣警笛之聲，破空而起，送入焦得魁的耳朵。他便驚慌失措道：「外邊甚麼事？外邊甚麼事？話言未了，外邊人聲鼎沸，喧雜異常；那室中的警

鈴，丁丁大鳴，衆人才知失事。還以為這裏有備，可以安然無事的，那裏知道室中的秘密，已被人察破呢？當下值場的侍役，一聽見外邊報警，便振動機鈕，立刻把賭場隱去，電燈也同時熄去了一大半；大家又從前回的老路上由侍役引着，走入地道中去。焦得魁故意落在末後，下了地道，等衆人向前面轉灣之後，他從懷中撈出電筒，向兩端一照，却無出路，心中遲疑，正想追蹤衆人後面，出去和大家會合了再說。忽然電光閃到壁上，露出一個小小電鈕，他心中一動，便伸手上去一扳，夾的一聲，石壁顯露，呀然開出一扇門來，前邊明明是一條甬道。他便向前而行，連轉過兩個灣，一路察看壁間，直走約三百碼光景，已到出口去處，就依照石級，逐步上去，那時高秋圃聽見了大廈邊的警號，早已命巡捕入室，將屋內之人，一起捕住，搜正在查之際，忽見焦得魁從屋內走出，很爲驚異！焦得魁便道：此間捕獲了幾個，可有漏網的麼？高秋圃道：此間一共已捕獲六人，並無逃遁；現在正在這裏搜查贓物。焦得魁便教他們搜查以後，同往大廈去會合，他又獨自趕向那邊小屋裏去看壁人，此時



也已了當，共捕獲二三十人，將他們押上汽車，先命人送往官廳；又派人看着屋子，自己却和壁人等向地道中下去。大家各出電筒，照路前進，走到甬道中間，壁上又有一電鈕，他上前去扭了一下，前邊却關斷了，那邊却另外現出一條路來。他便引着衆人，轉灣而入，只見裏邊一間很光明的小室，還坐着三個人，滌壁人眼快，忽詫異的說道：「噢——那不是哈利白麼？怎麼也在此地？」三人一見他們進來，正想抗拒；那時焦得魁等已出鎗相向，誰還敢動一動呢！一邊將三人銬上，一邊將那室中一看，却原來正是兌換籌碼之處；室隅另有一門，開出來一看，正是石級。當下把三人押着，由石級而上，上面却正是休息室。此時高秋圃等，已都會在一處，將所獲的人犯，交巡捕看管了！然後再向各室以及地道四周，搜查一遍，着實得到不少的贓證，獨有那屋主人克洛夫夫人，却不知所往。搜查過了一番，大家回到廳上坐定，一個個都贊嘆這首房屋的建築靈巧，和焦得魁的敏捷！焦得魁微笑道：「這不過一時僥倖成功，算不得甚麼；一邊從袋裏撈出兩張地圖來，指給衆人看道：我自從由于奉

亭的介紹，入此之後，連日到各室去察看內部的情形，已完全了了，但據奉亭說這大廈是裝就機關，有複壁甬道等祕密；一時這種祕密，無從探悉，便設計誘惑他們，果然被我探明地道。這是過去之事，大家都已知道，不必去細說他。後來我就把這屋子畫成一圖，依着方向步數計算，先估量那兌換籌碼的屋，必在賭場的右方，或竟在中間；因為進出雖在左邊，下去之後，連左轉兩個灣才達到他的部位，就因此決定。至于通小屋那條甬道，原可直徑貫通，而裏邊却左轉右折，須轉幾個灣才到；這是淆亂人家目光的。由此推想，甬道的起點，雖在廳下正中，向右既可通行，那左邊也不至于沒有出路；而且那兌換處，是這大廈中，最緊要的地方，也決不會只有一條路可以通行的。故又照各室以及小屋的位置，參加己意，又畫了一張地道的圖，但還有其他的出口，尚在偵察，適明明公司的劫案發生，本想將此間的事，暫時擱過；誰知事有湊巧，那公司的老司務，正住在西封路的小屋裏，那小屋恰好正在大廈的左前方，與我預測的，竟然吻合，故我剛才下得地道之後，不向右邊，反而向

左走出，也正是這個緣故。後來又從右面的地道入來，到我預測的兌換跟首，壁上又有電鈕，就略不遲疑的闖入，果然一些不錯，但牠那月洞之外，還有一條路通左邊的幹路和上面的小屋呢？現在贓據等已完全搜出，只可惜沒有將那克洛夫夫夫捕獲，還是美中不足。但不知高老師那邊，可有甚麼贓證搜到？高秋圃道：那邊除了一大捆，數十包零碎鈔票之外，還有三枝手鎗，四五百顆鎗彈，一大束信件，其餘便沒有甚麼了！當時天色已經大明，衆人各自登車，同回官廳。這裏留着幾個人看守，以便由法院發落。回到捕房之後，他們便將搜出的贓證人犯，呈堂請究，一面先將林中一問過一番；原來這林中一的爲人，外渾璞而內狡獪，面孔上一副仁義道德，忠實異常，心裏邊，實在壞得狗都不要吃，他存心要下手已好久了，只因一向沒有機會，又礙着蕙直的車夫，恐怕弄巧成拙，故沒有做出來。今番見車夫的替工人，是新來且沒有信用的，他一面又交結了同居的幾個流氓，約好了時日地址，教他們依計行事，然後瓜分，這一來既然自己不要露面，而可享一筆絕大權利，以自己

平日信用，公司經理不會見疑！就是疑心中間有串通情事，那新來的車夫，不免首當其衝，替自己抵擋一陣子。可是焦得魁這麼一個精明的人，在起初也並不疑他，直等到夜間得悉他的住址和同居等情形後，又知道這屋是大廈的便門，有心招着人住下，以避外人耳目，故斷定林中一多少是有關係的，故設計將他們一千人都捕獲了！再搜查他們來往的信件，又發現了許多可疑之處，故暫時留着，以便參考查究。再說那俄人哈利白，不是前回據潘璧人說，已知道他的踪跡了麼？怎麼忽然又在這裏發現呢？原來他向來蟄伏在虹口一帶，後來見時常有人在後窺察，恐怕被捕，故轉輾夤緣，得入克洛夫夫人的大廈做那監察兌換的職務，終日到夜的躲在地道中的小屋內，從不出外，以為這們一來，是千穩萬妥，再不至被人家露眼了！又誰知道集傾瀆，竟脫不了網羅呢？焦得魁等破一案連帶，捉住了三個案件中的人犯，也是出乎意想之外，其實還不止此三案呢！但這三案，到此已告結束罷了。再說焦得魁閒着沒事時，便把那小屋中搜出的一束信件，取出研究，其中大半

是過去之事，沒有甚麼關係。末後搜到一封最近的信，頗有些神秘，就引起了焦得魁的注意，翻來覆去看了半天，還兀自不肯放手。那信上寫的：

「事已得手，藏五號地板下，速往取勿誤！至要至要。琛白。」

焦得魁把那封信，看了又看，雖明知是一重贓案，內容如何，一時懸猜不出。他把那封信，摺疊成小方形，很鄭重的藏在衣袋裏，然後又把其餘的信，逐一詳細看了一番，並沒有甚麼重大的事件；其中有好幾封署名琛白的，但沒有甚麼關鍵，他也就束在一起，以便檢查。他一方面想那信中的意義；一方面却去調查那白究竟是何等樣人。他研究了一會，忽然想着那信封上總有郵局圖章，地址不難尋到，便把幾封信打開看時，信面上既無郵票，又無郵章，原來並非從郵局寄遞，却是差人送達的。焦得魁在失望之餘，却暗暗佩服那所謂琛白的爲人，精細周密，連這一點跡，也不肯落在人家手裏。當下他雖注意那幾封信，但無頭無腦，不知從何下手，也只索暫時擱過，以待機會。再說焦得魁因連日奔波勞碌，飽受風寒，忽然生起病來，那

病雖不是重症，寒熱交加，却也不能出外。雖是個好動不好靜的人，一生了病，不能出外，怎麼不悶壞呢？無聊之極，只好借幾張報紙來消遣，一連五七天，實在弄得他心癢癢地。其時病已略愈，已經能進食行走，不過懶洋洋的，沒有精神罷了！有一天正是晨起悶坐，展開報紙看了一會國家大事，又展開本埠新聞來一看，那驚心動目的大字標題，忽然映入眼簾，那題目排着「三萬元之巨竊案」幾個大號字，旁邊還綴着兩行小題目，非常的醒目。焦得魁一見了這種新聞，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連那病魔都被驅掉了！他暗想這幾天正苦着沒事做，此案發生，不是一種消遣的好資料麼？便打疊起十二分的精神，從頭看去，那新聞的記載說：

本埠亞生路之雙月公司，爲著名之首飾專賣商。資本雄厚，物品精優，爲貴族婦女所稱許！乃于本月二十三日，發現巨竊案，損失三萬四千餘元；而案情之離奇，實爲出人意料之外。該公司向分寶石、珠翠、金銀等部，每部均設有主任一人，總理其事；職員共有三十餘人。公司中定章甚嚴，故從未發生意外。二十

三日打烊之後，照例由各部主任，將所有物品，檢點收藏在保險箱中，然後大家出外，保險箱鑰匙，亦由主任保管。次日清晨，大家準時到公司中辦事，寶石部主任汪品山忽見主任室內，頗有疑點，各物位置，與昨日完全變動，保險箱及寫字桌之抽屜，已敞然開啓。當經汪品山把存貨逐一檢點，所有價值較貴之物品，已完全失去，共計價銀，約三萬四千餘元。而門窗等處，並無痕迹可尋，現已報告捕房，請求查緝，但此奇怪之竊案，未知果能破獲否。

焦得魁看了那一則新聞之後，暗想：今番又有事做了！雖在小病之後，打疊起精神，再也熬不住，便出門雇了一部街車，徑往官廳。當下高秋圃等正在聚談，見他進來，便都笑迎道：「焦老二的病好了，爲甚麼不在家休養休養，老遠趕到這裏來幹甚麼？」焦得魁道：「今天覺得精神甚好。又在報紙上看見那件大竊案，橫着在家中沉悶，故出來走走，換換空氣。只不知那件竊案，可有些頭緒沒有？」高秋圃道：「我們也正在這裏研究那件事情。你想門不開，戶不啓，那竊賊從何而入？況且保險箱和寫字桌上

的鑰匙，又都是汪品山所保管的，除了他還有誰可以啓閉？無論如何，他多少担些嫌疑，現在已將他帶來，暫時看管，以便偵查。可是盤問他只推說不知，一口咬定。這事却有些難辦；焦老二可有甚麼意見？焦得魁搖搖頭道：「我也一些兒沒有主見，最好去實地調查一番，然後再定辦法。」高秋圃道：「這有何不可，我們馬上去便了。」焦得魁便站起身來，同了高秋圃立刻往亞生路雙月首飾公司而來，由公司經理將前事復述一番，帶二人到樓上第七號的室中。焦得魁把那屋中看了一番，並無甚麼發覺；他又走到室外，察勘了一會，見一排共有十幾間小室，室門都掛着號碼的銅牌，他便問經理那五號是甚麼人的辦事處？經理說那裏是打字間，其餘各室，都是各部的辦事處。他勘察了一回，又教經理將各部職員的名單，和所任的職務，詳細開一紙，送往官廳備查，二人也就興辭而出。正是：

畢竟伊誰施妙手 會看神探設牢籠

欲知二人如何商議破案，且待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回 一封信偷兒露馬脚 五號室神探發窩賊

話說焦得魁等辭了經理，出了公司，一路上回到官廳，略坐片時，他究竟身體尚未復元，不覺有些疲倦，便回家去；臨行關照他們說：回頭等公司中名單送來之後，馬上送到家中，以便參考。他回家之後，倒在榻上假睡，不知不覺的竟其睡着了，直睡到黃昏時候，方才醒來。可巧此時高秋圃差人將雙月公司的職員名單送來，他拿來擱在桌上，那時覺得腹中非常飢餓，肚腸輾轉，鳴個不住；他便命家人開上飯來，飽餐一頓；精神經此短時間的休養，又打疊起來，燃上一枝紙捲煙，一邊吸，一邊拿過那雙月公司的職員名單來，平舖在桌，從頭至尾的逐名看去，周而復始，一連看了幾遍，用紅色筆在兩個名字上加上一個圈兒，那兩個之中，一個叫李國琛，是打字間的辦事員；一個叫朱阿興，是第九號的侍役；但此人已在發現竊案的前一天，爲了別種案子，已被官廳捕去，他摺過了名單，放在衣袋裏，然後又從寫字桌抽屜裏取出一束信件來，詳細的看了一遍，不覺拍案狂笑道：原來那廝並不叫琛白，却

是單署一個琛字，那白字原是告字的意思；我幾乎在這點上，被他朦混過去。他一個人自言自語，面上却現非常愉快的樣子，大概已被他得到了甚麼把握了！當下他又籌思了一會，得意洋洋的去睡了。次日起身，先到公園去散步了一回，呼吸些新鮮空氣，看了那翳的樹木，幽的菑的小草，雜着好鳥飛鳴，蜂蝶飛舞，精神頓時健旺。他遊玩了一會，看看時錶已經指着九點，便出園雇了一輛街車，直到雙月公司而來，見過了經理，便道：我如今有一件事情，要請經理照辦，昨天的職員名表，我已收到，對於那件竊案，已有把握，若所料不錯，馬上就可以完璧歸趙呢！經理聽了此話，怎麼不喜歡得手舞足蹈，連忙問道：但不知焦先生有甚麼吩咐？焦得魁道：此事至爲便捷，就是請貴公司各職員，各開一分履歷，但須各人自往經理室繕寫。經理當時急工破案，自然奉命惟謹，馬上去通知各部職員，依計辦理。不多一會，各職員已陸續寫就，經理檢點一過，已不缺了，馬上交與焦得魁。得魁接着一一看過，從中取出一張，仔細辨認，又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和那張履歷，詳細核對，不住的點

頭。忽又問那經理道，貴公司的定章，不是凡係職員出外時，須經過嚴密的檢查麼？但不知可有人在此例外的？經理道：檢查這件事，是每日的例行公事，正是防止不肖職員，做那不規則行動的，可以說是沒人能脫逃過這種手續。除非是不在各部直接辦事的人，常駐公司的人，不去搜查他們。焦得魁道：那末常駐公司中和不直接在各部辦事的人，共有幾個呢？經理道：除了我和副理二人外，還有侍役三人。焦得魁道：如此說來，侍役出外，既沒有一定時刻，就可以免去檢查的手續了？答稱是的，因為他們是承人家使喚，平時不能踏到各部貯藏室和營業部的，故不加檢查的。焦得魁又問朱阿興最後離開公司是何時？經理道：二十三號他請假出去，說是夜間就來值宿的。可是直到第二天還沒有來，後來方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但他早上就出去，或與此案無關。焦得魁微微的笑道：如此我們去起臟去。說着便出了經理室，同往打字間來；經理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只索跟着他走。直到五號門首，他便推門入去，揚聲道：李國琛先生，我今特地請准了經理，到此間來變一齣大套魔

術，但此道欠精，還請李先生不要哂笑或驚駭！說着便將室中的人，驅往屋角，俯身下去，先將地衣揭去，現出很光潔的地板來，他順手取過一根手杖，在地板上輕輕的敲去，到左邊一塊上，他便住了手，仔細察看了一遍，丟了手杖，從懷中取出小刀來，就將那一塊地板，輕輕一撬，說也奇怪！那地板兩端，明明釘着幾顆釘，表面上看來，是決不能應手撬起的；誰知盡小刀之力，已將他撬起，原來那釘頭都已被人鏗斷了！揭開地板一看，有幾個大小不等的包裹，很安穩放在地板夾層之內。焦得魁含笑將牠取起，打開了包裹，放在寫字檯上，却都是精瑩奪目，光華閃爍的珍寶。他回頭向經理道：這一套魔術，變得可好！李國琛先生恐怕你到此刻，還不信這祕密會洩漏的罷？一面又教經理取過失單來核對。一樣樣的對去，却都不少，只少一顆最大的金鋼鑽，價值大概總要五千餘元。焦得魁冷笑道：這鑽石已經費李先生的心，拿去送了人了！再也沒有歸還的時候。此時室中人的眼光，都集在李國琛一人身上。李國琛雖也現出非常驚疑畏懼的神情，却還兀自鎮靜，發言反對道：偵探家

要實人罪狀，應當要有相當的證據，不是空口說白話的。贓物既在本室搜出，那末室中辦事的人，當然都處于嫌疑地位；我也是室中之人，自然也不能獨免，一定教你們不疑。但那鑽石不見了，你用甚麼方法來斷定是我拿去送人的？況且職員散工出去，須經過嚴密的檢查，難道就和你說話一般容易麼？名譽是人生第二生命，須知道是不容任何人破壞的；現在你這位大偵探，既然口口聲聲對我發話，倒要請教你有甚麼證據？焦得魁鼻子裏哼了兩聲，定了兩隻眼向李國琛看着道：「好個會說話的李先生，真令我十分佩服！你可是要證據麼？有在這裏，請你自己去看來。說罷，從衣袋裏撈出一封信，撇在國琛面前道：「這封信上的字，不是和你自開的履歷相同麼？」國琛笑道：「這封信和竊案何關，筆迹相同，就成立罪證據麼？」焦得魁笑道：「李先生不要慌，證據還有呢！你聽我道來。又檢一封信來，拿着念道：

「事已得手，藏五號地板下，速往取勿誤！至要至要琛白。」

一邊笑道：「如今我已依了李先生的話，替那朱阿興將地板下的贖物，取出來了！至

于那已失的鑽石，若你含在口中，挺身而出，雖有檢查的人，一時如何想得到呢？你的設計，也可算精密了！萬不想朱阿興會因了別樣案子，當夜就連帶被捕的，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了！此時李國琛見他拿出這封信來，已如鬥敗的公雞，再沒有反對的勇氣，只好泥首貼服。那經理和其餘的辦事人，到此都弄得呆了！焦得魁便將得信的經過，以及此案的發生，和那名單的對照，詳細敘述一番，末了向李國琛道：至于你如何下手，竊取珍寶，我不便懸猜，還是你自己報告罷！你就是不肯直說，我有了這幾件證據，也足夠證實你是個竊賊了！李國琛也故作冷笑道：你既有證據，可以證實我的罪狀，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你就是知道了如何下手，如何藏放，大不了也是一件竊案。你們不必問，問也不說了！任你們如何辦理。焦得魁點頭道：如此也好，那末我們一同到捕房裏去罷！當下連經理等一千人，帶着贓證，乘車往捕房而去。又去提出了那朱阿興出來對質了一番，兩人的罪名，已證實了！那寶石部主任汪品山的係被累，當即開釋，這一起巨大竊案，到此已水落石出。然而不是

明明公司被劫，和大廈的賭案並發，那朱阿興也不會在二十三號晚間被捕，他不被捕，那贓物必然出脫，那幾封信也不至于落到焦得魁手中。那末此案頭緒紛繁，捉摸無從，雖然有幾位大偵探在着，不怕魑魅遁形，然而破案決沒有這般迅速，也不會原物歸還，只損失一鑽之微；雙月公司，雖受此損失，可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呢！焦得魁轉眼間破此巨案，思想靈妙，設計周密，也不枉受人家的敬佩推崇了！焦得魁的病體，現在已完全復原，故終日裏沒事尋事做，再也不肯休息靜養；可是那時上海的社會上，黑幕重重，揭過了一幕，又是一幕，簡直沒法將牠完全打破，使現出光明來，殺人越貨，騙拐盜竊，直是無奇不有，層出不窮，安分守己的人，如同處在愁雲慘霧之中，非常的危險！若不是有那幾位大偵探竭智盡忠的去剷除他們，還不知要弄到如何地步呢！閒話少叙，單說有一天焦得魁獨自閒步，在華封路走過，忽見一個人在七十四號門口張望，呆對着門牌，現出很詫異的形色！正在張望的時候，忽隔壁開門出來，那人便上前問訊。焦得魁也跟進來，站在那人背後。只聽那人

操着江陰人口氣問道：請問先生，這裏前幾天，不是有一家肥料公司麼？如今怎麼沒有了？不知幾時搬的，搬往何處？那人道：不錯，前回確是有一家肥料公司的，就在隔壁。只是前一禮拜以前搬去了！至于他搬到那裏，上海人是一家只管一家事，別人家事是不預聞的，故簡直一些兒都不知道。那人現出很失望樣子道：如此却上當了！那肥料公司，一定是一種大騙術，七百塊大洋，又放花了！焦得魁一聽此話，再熬不住，便走上前去，向那江陰人道：朋友，你在那裏說甚麼？究竟是怎麼一件事？你何不告訴給我，或者可以幫你的忙，將那肥料公司找到，也未可知。那江陰人聞說，連忙道：先生你是甚麼人？我看你聽了也無益，不如少管閒事的爲妙。焦得魁知道他生怕撞見歹人，故不敢說。便把證章給他看了，對他說明自己是捕房的偵探，和自己的姓名。那人一聽見焦得魁三字，不覺肅然起敬道：原來是焦先生，我倒失敬了！我往常在報紙上屢屢見先生大名，偵案神速，屢建奇功，佩服到五體投地，不想今日有緣，在此相遇，鄙人真是萬幸了！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好在敝寓不遠，請焦



先生不吝玉趾，同到那邊去叙談罷！焦得魁也不推辭，跟了就走，直到安吉旅社九號房間，大家坐下，送過了茶。那江陰人開口道：鄙人姓秦名覺生，江陰人氏，經商度日；在本邑地方，開設一家米舖和一家洋貨店，生意尚可敷衍。我們做生意的人，只要有利可圖的事，不論何種，總是要做的，萬不肯蛙步自封，致落人後的。在前月的上旬，上海各大報上，都登着那肥料公司招請各埠經理廣告，還附有詳細章程，其中有幾條最足以引人家注意，就是每年每月能銷至二百擔以上的，除了每月薪水二百元外，貨價還可八折計算，一切零支雜用，又可在公司中應得的八成內，提取百分之五；如果每月銷二百担算起來，經理人所得的利益，大約總在五百元以上。照我們江陰一帶而論，鄉人務農的多，若然竭力推銷起來，恐怕還不止二百担的銷數。當下我見此項廣告，心中怎麼不動，仔細算來，終覺得此事利益甚大，可以做得，雖說發貨之先，須預繳半價，這也是商場上常有之事；又恐怕被人家先下手，故也不再思索，斷然承辦。家中也曾有人向我說過，總以為上海滑頭的事多，須留

心在意才不至，于上人家的當。故我已考慮再三，親身往上海來，前往探看，果然有這們很大的一個機關，六樓六底的高大洋房，神氣異常，裏邊辦事的人也很不少，單單女職員有四五十人，定貨的信件，發貨的憑單，一疊疊擱在桌子上。來往接洽的人，都是體面商人，里門外的汽車，停了好幾部，當時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不深信他們呢！故便不再遲疑，就馬上去和他們接洽，願任經理之職。據他們說：近來外埠担任此事的人極多，以至于貨品一時不敷支配，以前的須一禮拜後才能發清，發清之後，才能挨到後來的人，如秦先生願任斯職，暫等幾天也好。我當時急于成事，經過好久的磋商，他們才應允先發四分之一的貨品，以便先行交易；其餘的一禮拜後續寄。我當時心中甚喜，便付了一千元的保證金，他們又簽發了幾張憑證給我，我次日便回江陰，那五十箱肥料精，果然由轉運公司運到。我便在洋貨內，另闢一部，專賣此物，意謂這件東西如能推銷開去，穩穩的可以馬上發財，比了任何營業都好。經廣告的宣傳，生意還算不惡，又值農家墾田之際，故五十箱貨品，不

上一禮拜就賣完了，便寫信到上海公司中，催他發貨。起初還有兩封敷衍的信，到後來連信都沒有了！我才有些疑心，特地親自趕來，向他交涉，可是那華封路仍舊是華封路；三祝里依然是三祝里，只是那肥料公司，已不知所在了！這豈非明明是騙局麼？我這回連五十箱收回的物價，大概要損失七百餘元，數目雖不甚大，然而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再拿我一人推想上去，同樣上當的，還不知多少，真可說是害人不少了！焦得魁先生：你是滬濱有名的神探，我今天遇見你，也算有緣；我萬分誠意的請求你，總要費些心血，去破獲那班騙子才好呢！焦得魁聽了，也兀自點首，含笑說道：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自然要竭力的查緝，終必有破獲的一日，但不能預定遲早罷了！秦先生現在儘管先回江陰去，重整舊業，如有甚麼消息，報紙上總會登載的，你靜候佳音罷！那秦覺生連聲稱謝，依他的話回江陰而去。焦得魁又忙着訪查巨騙案了。正是：

失事原因微利起

念秧一局費猜尋

欲知那肥料公司的騙局，如何破獲，且待下文分解。

#### 第四十二回 樂意未央情夫遭暗殺 憂心如擣寡母患黃疸

話說焦得魁聽了秦覺生的一番話，知他是受了騙局，當下不免安慰了他幾句，一面教他回去安心做生意，一面允許竭力查訪，以冀破此案。秦覺生自然感激不盡，再三稱謝。得魁便別了出來，閒閒地信步踱去，心中忖度那騙案的情節，明知被騙的決不止秦覺生一人，欲待調查，一時也無從下手。他一邊想，一邊走，過了華封路，折入宏新路，正想取道回去，忽被人從旁邊躡出，一把揪住道：「如今可在這裏！」一來出其不意，倒把焦得魁唬了一跳，睨開那人仔細一看，却是助手林福森，便問道：「何故如此作要？」倒把人家嚇了一跳。林福森道：「焦老二，你到底半天躲在甚麼地方？累得人家到處尋你，幾乎要把上海灘走遍了！你還安安閒閒的在此散步呢！焦得魁道：「小林，你究竟爲着些甚麼事情，這樣的冒失？找我有甚麼要事，終不成等不到晚上我回家麼？」林福森道：「我是奉高老師的命，前來尋你的，聽說今天羅亞路又

出了一件血案，可巧潘探長又因別項要案，分身不開；高老師身上又有些不爽快，魏老大又跌折臂膊在醫院裏醫治，故才教我來尋你。如今時候已耽擱了半天，不宜遲延，我們一同坐車，到高老師家裏去罷！焦得魁也只好答應了，雇了街車，一直到高秋圃門首，一同入內；此時秋圃正在室中延頸佇望，很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見二人入內，才堆下笑臉。問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等得人好不心慌。焦得魁便將途遇秦覺生，受肥料公司騙局的事，從頭至尾，細述一番。高秋圃也將所受人家的委託事由，詳細告訴給他。讀者諸君，你道又是甚麼一回事？且待我慢慢叙來。羅亞路地方，有一個安祥里，三十三號裡邊，住着一個寡婦汪陳氏，她從前本是妓家出身，是個蘇州鄉下人，後來認識了一個廣東人汪俊發，兩下裏打得火熱，往來非常殷勤，情意相投，就娶她爲妾。因家中另有正室，而且非常兇悍，事實上不能同居，故另外租了房子，住在外面。汪陳氏也生了個女兒，名叫秀寶，嬌小玲瓏，很得人歡喜；俊發本來是個富商，有十幾萬家產，到此就撥定了五萬，給陳氏母女二人，做贍養之

費，以免將來毫無着落。但此款指明在秀寶未成年以前，只准支取利息，不准動用本銀；到她成年之後，由彼母女各半分取，自由支配。但此款分撥了未久，後發就得急病身死，陳氏雖未曾入室，此時不便前去成服，却也是麻衣素服，一樣的替她丈夫帶孝；這也是她一點良心。她自從丈夫去世之後，靠着五萬遺產，安然度日，撫育秀寶，冀其長成！可是寡鵠孤雛，對影相弔，幽鬱相攻，便也懨懨蹇蹇，染了那不可思議的病症，時發時止。她想到室無應門之童，一切都感不便；其時恰巧她有個哥哥，名喚陳阿水的，也在上海妓院裏當鼈腿，將他招在家裏，以便照顧一切。阿水有此靠山，仗着一母同胞，又沒有別人干涉，自然大模大樣，主權差不多全握在他手裏，比了當鼈腿時，自然大不相同了！他見他妹妹有了病，便竭力唆掇她去向人壽保險公司保上一萬兩的壽險，一方面又用種種手段來博她的歡笑；當時那一個小家庭中，却非常融和。大家相安無事，一連過了十餘年，秀寶也長成了！端的生得花容月貌，艷麗如天仙一般，人家見了，個個稱道，都說如此美貌，又有偌大的家私，不

知誰家郎子有福氣，能消受這美人兒呢！這位美麗的小姐，年已破瓜，又在學校裏讀書，在這新潮澎湃的時候，那短短的情芽，經自由雨露的灌溉，已漸漸長成；交際社會上，就有了她的位置。但她雖醉心自由戀愛，還算有個準繩，却並無時髦女郎濫交的習氣。久而久之，便和一個錢則明發生了戀愛，這錢則明也是一個大學生，風度翩翩，自然是意中事；就是家資學問，也和汪秀寶可以頡頏。二人鶼鶼，親愛異常，常日往來無間，愛的程度，也可算達到沸點以上。那汪陳氏見她倆如此行徑，明知女大當嫁，便也不去阻當他們，後來洵愛女之情，便爽快快，挽人作伐，將秀寶許配了則明。從此二人的來往，更來得殷勤了！每逢星期休假的日子，則明必到安祥里晤談。誰知禍福無常，出人意外！那一天錢則明正在汪陳氏家吃了晚飯，坐談一會，辭別出去，出得弄口沒有二步路，就被人家攔住阻擊，身中數鎗，倒臥血泊之中。等到人家聽見鎗聲，趕來探視，他已奄奄一息，那匪徒已不知所往了！當時汪陳氏和秀寶一聽了這個消息，亟忙奔出來觀看，只見他渾身是血，身上鎗彈，共

中了四五處，悽慘異常。此時巡捕也聞聲而至，一面驅散閒人；一面雇車將傷者送往附近醫院醫治；可是失血過度，臟腑已壞，不及施救；可憐的青年錢則明，竟一瞑不視，嗚呼哀哉了！汪陳氏母女，得此噩耗，怎不傷心！尤其是汪秀寶正在甜密的時候，愛人忽被死神憑空攫去，好似將她一顆芳心，片片撕碎，不願再生在天地間了！經她母親再三勸慰，勉強抑住了她的悲哀；她在這時候，便願犧牲她所有的遺產，誓替未婚夫報仇。她常在報紙上看見高秋圃等一班大偵探的名聲，便決意去請求他們的援手，委託他們去偵查。故才專誠在第二天早上，謁見高秋圃，申明來意，痛哭請託！我想做偵探的人，那一個不是慈腸俠骨，赤胆忠心的；見了那一種可憐的神情，莫說職務所關，不容固辭，就是不相干的人見了，也要拔刀相助呢！當下高秋圃自然一口應允，又問了幾句，安慰了一番；汪秀寶才稱謝而去。他因為身體不快，不能出門，故叫林福森去找焦得魁，可巧又找了好半天才到，他當下述明案情之後，便笑向得魁道：如今這件無頭案子，又須煩你的神了！焦得魁聽了之後，細細



想了一番道：這明明是件情殺案，首須調查錢則明的情敵是誰，然後着手探索，或不難迎刃而解。高秋圃道：我起先也這麼想，但據汪女士說：她從來沒有和第二個男子發生過關係，則明也沒有甚麼情敵；而且他的爲人，忠厚和平，從來不會得罪過任何人，也決定沒有仇家的。焦得魁搖着頭道：匪徒一見就將他擊斃，明明志不在財物，既非求財，他又沒有情敵和仇家，難道匪徒誤殺了不成？天下也決無如此巧事，這案倒離奇詭譎，不容易測摸呢！高秋圃道：照你近來那種靈敏的思想，這案子，雖一時沒有緒頭，終不能脫你的牢籠的；但此事照我看來，其中難免有別種枝節，你須處處留神，方保無虞。焦得魁連聲稱是，當下又談了些不相干的話，便告辭出來，命助手林福森先到安祥里去探聽那汪陳氏等的行動，自己却尋到錢則明家裏，詳問一切。也並沒有甚麼問出來，所說的話，和秀寶差不多。此時天色已晚，他覺得腹中飢餓，暗想近來好幾天沒喝酒了，酒腸枯竭，不免去潤刷潤刷牠呢！他便就近找了一家酒店，買了些酒菜，要了一壺酒，一個人自斟自酌，實在他心中正

在那裏籌劃他的大事，何嘗留心在酒上，正所謂食而不知其味了。暗想死者在一霎時，連中六七彈，兇手必非一人可知；兇手若爲情敵，必不願與人偕往，而一人連發六七鎗，時間必不止一二分鐘，任你是如何大胆的人，決無如此暇裕；這一點可以斷非情殺。況且羅亞路並非荒僻之所，兩端都有崗捕，聞聲而至，兇徒從何脫身？這兇徒定是里中之人，至少也從里中逃去的。又兇徒怎麼會知道他一定在此間，預先埋伏等候？若說劫財，那錢則明衣袋中的東西，却又一件不少。他將種種疑問，在腦子裏不住的旋轉，可是越想越幻，竟不知那一種理想是對的。思想運的太深了，連處身何處都忘記了！一味的停杯不飲，如馱子一般；那跑堂的以爲他壺中酒罄了，便絞上一塊熱手巾來問道：先生酒可要添麼？焦得魁被他一句話提醒，再看那酒時，一壺依舊一壺，動也不會動過；他自己也不覺失笑起來。便向跑堂的道：我有一件事想昏了，竟忘了飲酒，如今這一壺已冰冷了，你去替我換一壺來，回頭再添。那跑堂是認識他的，便也含笑而去，換上一壺熱酒來。他便一口氣喝了兩三杯，

胡亂吃了些菜，不消片刻，一壺已罄，又添上來，他正舉杯喝了一口，忽聽見沿窗桌上有人喊道：阿水來了！阿水哥，這裏來坐，我們等了你好一會了，如何這時候才來？遲到是要罰三大碗的。只聽得那人說：這幾天，我家妹子，又發老病起來，請醫調治，那可惡的醫生，來得十分宴，我送過了他之後，馬上就來，已是這個時候了！累你們衆位等候，抱歉之至，今天這東道，算我的就是了！那幾個又道：我們改一天還要靠阿水哥的福呢！今天自然我們盡些兒孝敬。當下他們各自坐下，一邊談笑，一邊狂飲起來。焦得魁聽了他們的話，心中有些疑惑，定睛將那邊桌上的人一看，只見他們身上，一般穿着得很漂亮，但是賊頭狗腦，冠歪眼欹，一副流氓相，不像是上流人物。焦得魁把那最後趕到的阿水，仔細打量，見他約有四十多歲年紀，赤堂臉蛋子，海底略有幾根稀稀落落的鼠鬚，兔子眼，鷹爪鼻，生就一副陰險的神氣，一望而知是個老于江湖，工于心計的人。得魁打量了一會，又聽他們說小根的姻事，你家妹妹可允許了麼？阿水道：在她也沒有甚麼主見，總可依得的，不過那小妮子執拗的

厲害，一定要……說到這裏，便剪住了！大家問道：她一定要怎麼？何不竟依了她呢？阿水連連搖頭道：厲害呢！難依難依；只好另圖別法了。一邊又向大家噉噉噉的說了幾句；大家聽了，也兀自搖頭稱難。一邊談談，一邊吃喝，不覺時光已晚，大家也有七八分醉意了！又鬧了一陣拳，吃些晚飯，惠過了鈔，各自散去。焦得魁也惠鈔出來，暗暗地釘在阿水後面，見他一路上東倒西歪，彳亍彳亍的走向羅亞路來，到了安祥里，他便進去了！不多時，里內轉出一人，却正是林福森。二人打了個招呼，一同踱向前去，福森道：剛才那喝醉鬼，你可看見麼？他就是汪陳氏的哥哥陳阿水啊？焦得魁點頭道：我早已知道了！老遠的跟他到此呢！今天汪陳氏不是生病麼？他請的醫生是誰？福森道：不錯，那醫生好像是周濟生。當時二人一路行來，已穿過了羅亞路，折入特士因路，焦得魁低低的說道：那周醫生的醫室，不是就在前面麼！我們何不到那裏去查問查問，也許可以得到些消息？當下一直過來，直到醫室門首，叩門進去，恰好周濟生正在家裏，兩下裏又是相識的，略略寒暄，得魁便述明來意，向他

問起那羅亞路安祥里汪陳氏的病狀，濟生想了一想道：「不錯，今天下午去診視過的，那婦人憂鬱過度，懨懨已久，面黃肌瘦，飲食銳減；照我看來，恐怕所患的是黃疸病；這種病症，是最不容易痊愈的。大約這婦人的命運，恐怕是不能久長的了！焦得魁也不再問，興辭而出。回到家中，便教林福森過來，開了一張橫單，又另外交付他一張十元鈔票，教他照單去將物品購齊，以備應用。福森接過單子一看，微笑道：「焦老二忽然要購辦這一批東西，不知又要去搗甚麼鬼來？只是不便去追問，徑去照辦了來。當夜無話，第二天早上，焦得魁將所購之物，安排好了，換上一件山東繭綢的大袍，歪帶上一頂破舊闊邊的呢帽，帽沿倒下，又帶了一付墨晶大圈的眼鏡；挑起一副擔來，那担子兩端，掛着兩只小小的籐斗，斗裏放着一束束的藥草，和刀鉗、鍬鏟之類；右手握定一個鐵串鈴兒，大偵探家搖身一變，竟變成了一個走江湖的江西郎中模樣。他打扮好了，向鏡中一照，不由得撲嗤一笑。他出得門來，一路上搖動鐵串鈴，嘴裏不住的喊要「傷風草……吐血草……肺形草……百草膏丹，可

治五癆七傷……風癆癥隔一貼包好……黃疸病……痰飲病……包醫包治……」他直着喉嚨，只管倒來倒去的喊着這幾句，倒也真像個江西郎中。他一路上直跑到了安祥里內，提高着喉嚨，格外喊得高興，在弄堂中兜抄了幾個圈子，到汪陳氏家門首，喊了不多幾聲，忽然呀的一聲，開出門來，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生得美秀婀娜，面日間隱隱露出那悲慘的神情，越覺得嫵媚動人。他便問道：先生你可會醫治黃疸病麼？焦得魁連忙上前答應道：小子是世代家傳的醫學，不論風癆癥隔，凡是人家不能醫的絕症，我都能醫治；不知小姐家中，有甚麼人要看病？那女子道：先生既然能醫，請裏邊來罷！好歹救我媽一命。焦得魁便挑了担子進門去了！正是：

未必黃疸真絕症 看他妙手自回春

欲知那假醫生果能醫那絕症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醫生識破病源 惡娘舅竟施毒手

話說那女子汪秀寶，聽焦得魁說家傳醫學，能治一切疑難雜症，不覺滿心歡喜！將他請入客堂坐下，恭恭敬敬的送上了煙茶。焦得魁假意問道：不知府上何人患病？所患何症？小姐見告。秀寶道：是我母親患了黃痘病，屢請名醫調治，那藥吃下去，好像澆在石頭上一般，絲毫不見有効；先生既然善醫絕症，還求你安心醫治，酬勞多少，悉憑先生吩咐，決不吝惜。焦得魁道：足見姑娘孝思可敬，但須看病下藥；不知是請老太太出來看，還是小子前去診視？秀寶道：家母病重，不能起床，就請先生上樓一看罷！說着便在前引導，登樓到房間中，只見藥瑤茶爐，羅列無序，床上躺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面黃肌瘦，沒神沒氣的在那裏呻吟不絕。秀寶端了一張凳子，放在床前，讓焦得魁坐下，得魁定了定神，先將脉切過了，看過了舌胎之後，悄悄的說道：這怕不是黃痘病，其中另有緣故。你道焦得魁如何知道脉理？原來他平時無事時候，因醫藥和偵探有相互的關係，故對於中西醫學，也用過一番功夫，雖不能說是高明，但也有七八成道理。今天看了汪陳氏的病，有些疑惑，便將她的一對眼

珠子仔細察看，不覺驚異起來！暗想：怎麼非但眼白現出金黃之色，連那睛球上也是金星點點，他就知道一定受了金屬的毒質。但當時並不聲張，只說此病並非黃疸，實係虛症，吃中醫的藥，効驗來得遲緩，身體虧弱，恐怕拖不起。若去服那黃疸病的藥方，更是大誤。我如今先開一紙藥方在此，去買了煎她吃了，還有一種丸藥，此刻不會帶來，回頭請小姐到敝寓來取就是了，但須小姐親來，我還有緊要話說呢！說罷寫了方案，告辭而出，又將地址告訴了秀寶，秀寶也送了他四塊錢診金，他逕自挑着藥担子走了！秀寶聽了說是她母親的病症不要緊，自然放下了心，一邊去買了藥來煎給病人吃了，到了約定的時候，便雇了車子來尋焦得魁。此時焦得魁已等了好久了，一見她走入，便道：汪小姐一人到此，還是和誰同來？秀寶道：是一人來的。得魁道：如此好極了！請坐請坐，汪小姐，我老實對你說了罷！我並不是甚麼江西郎中，却是偵探焦得魁，爲了你家的案子，才化裝前來探聽的。你道老太太生的甚麼病？却是有人用金屑雜在食物裏，給她吃了，日積月累，才至如此的。現在已深



了，若非請西醫趕速設法，恐怕不久于人世呢！但行此毒計之人，明明是家中親信，此刻暫時不必指定其人是誰。但據我看來，連汪小姐自身，也有危險發生，我現在已設法防止；可是有幾點要小姐明白告訴我。汪秀寶一聽此言，已驚得呆了，幾乎要掉下眼淚來，睜着浸在淚點裏的眼珠兒，望着焦得魁，好像求他援助一般！隔了好一會，才說道：不知焦先生有甚麼事情見詢得魁？不知自從則明死後，或在你們未訂婚前，可有人向小姐和令堂說親過沒有？秀寶想了一想道：有過的，就是舅陳阿水，意欲娶我做他的媳婦，此事還在一年以前；前天則明死後，又向母親重申前議，我曾反對過說：要我另行訂婚，除非等則明的暗殺案破獲以後。焦得魁道：你家的傭人，和你母舅，有甚麼關係？秀寶道：那傭人名義上却是個親戚，就是我舅的丈母娘！焦得魁道：如此甚好，恭喜小姐，非但令堂老太太，不至于有性命之憂，連那錢則明的被害，也從此可以申雪了！汪小姐你回去之後，先將老太太送往醫院醫治，一面靜聽好消息便了！汪秀寶聽了他這一番話，真是感激涕零，拜謝而去。

依言將母親送往醫院不提。再說焦得魁馬上來尋高秋圃，將經過情形告訴了他一番，又去知照了捕頭，約定夜間同去，布置已畢，各用過了晚飯，到了約定的時候，開車前往。到了安祥里，焦得魁帶領衆人，叩門而入，此時陳阿水因秀寶杜作主意，將汪陳氏送入醫院，正在那裏吵鬧，怪她不該聽信旁人的說話，反去請西醫診治，還說若有三長兩短，就是你存心謀死他的。秀寶氣憤極了！也反唇相譏道：我終不成有心謀死親生母親，恐怕設計要謀死她的，却正另有其人呢！陳阿水見她言中有刺，便咆哮起來，正在鬧得難分難解之時，忽見焦得魁帶着巡捕，昂然而入，心中不覺吃了一驚！要走又走不脫，只索挺身而出，向來人質問道：何處妄人，誰敢擅入人家，意欲何爲！焦得魁微微笑道：我們特地來捉拿一個深謀遠慮的兇徒，陳阿水，你安靜些兒，不要想摸取手鎗，須知暴動是沒有你的便宜。說話時手中勃郎林，已向他瞄準了！就有巡捕將他銬住，得魁又去將一個老婆子也銬住了，然後便到廚房裏去檢查，果然在壁櫥的凹縫裏，搜出一小包細碎的金屑，又在陳阿水的臥室

內，搜出手鎗兩枝，子彈八十餘顆。贖證俱全，陳阿水自然也不能再行狡辯，但問他殺害錢則明一事，以及同謀之人，他却兀自不承認。焦得魁道：「你不承認也好，回頭取李阿毛和你對質時，看你還能抵賴不能？」陳阿水聽了，忽現出驚惶之色，顫聲道：「難道阿毛也被你們捕獲，他竟恁地的不講義氣，將我供出來了麼？」說着又沉思一會，暗想：他當時明明說定就是案破了吃官司，只要我接濟他金錢，一定不供出主使之人的；他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如何竟招供起來！想到這裏，忽又恍然大悟，頓足的說道：「可惡可惡，今番無意間又上了你們的當了！焦魁得道：大丈夫做事，放得挺硬些，不必如此畏畏葸葸的。你所做的事，心思不算不周密，却只是逃不了我們的眼目；你以為靠着你的心思，就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麼！你不肯說也罷，我如今可以代你述供，你靜聽着：不對的地方，你儘管校正。先前你見你妹子和甥女有了五萬家財，你就思染指，但因為那汪俊發有信約存在律師處，須要秀寶成年以後，才可以提取本銀，自由支配。你明知無益，當時即使將他母女二人害了，這一筆

遺產，只也捐入善堂，輪不到你；所以不會下手。後來你又翻然變計，意欲將秀寶娶爲媳婦，把兩家人打作一家，她的一半家財，自然帶來；你妹子的一半，不消說終究也是你家的了！故你屢向你妹子提起親事，未得秀寶的同意，故沒有允許。後來秀寶戀愛了錢則明，你妹子又不肯拘愛女的意思，竟將她許配姓錢的，那時你坐看這一筆巨大的遺產，輕輕的被他人得去，故恨那錢則明如同九世深仇一般，存心將他殺害；一方面又因你妹子先前不允你的請求，也懷恨異常，就設法來謀斃她，又因她曾保過一萬元的壽險，若用毒藥將她謀斃，一來容易暴露，二來不能向公可索賠，故才想出用金屑制死她，以掩人耳目。錢則明死了，你甥女決不會馬上適人，再將妹子謀死，那時你就成了法律上的保護人，那遺產豈不就在你的把握中嗎？統觀你的設計，也可以算得很周密了！我本來只注意那件殺人案，却並沒有想到你這位狠娘舅；可是天網恢恢，那天無意間在成興泰酒店裏，聽你和阿毛的一席話，却使我茅塞頓開，又去向周濟生問明病狀，把案情聯絡貫串起來一想，你的

奸謀，已完全敗露。所以昨天假扮了江西郎中，到你家來看病，見了你妹子眼珠上金星點點，眼白也發金黃色，就知道誤食了金屑所致，人家驟然一看，又不疑你們有這種設計，照症象而言，自然斷爲黃疸病，好在現時所食未多，尙可救治，若再隔十天半月，那一包金屑吃完了，氣絕身死，雙目一瞑，誰還能發現你這種奸謀。你預備將妹子制死之後，甥女取得了遺產權時，你便強迫她和你兒子成親，那時不怕她一個弱女子，強到甚麼地方去；若執拗不依，你財權在握，一發也將她害了，過你那富翁的日子。你的設計，可算得惡毒之極了？竟欲殺害多人，攫取巨產，而不担罪名，你真是天下最狠毒的一個人了，如今事已破敗，你還有甚麼說法？老實對你說了罷！阿毛雖未供出你，你此刻却供出阿毛，他此刻也在我伙計手掌之中，也許不止他一人被捕呢！陳阿水先生，你此時爲何却不申辯了呢？陳阿水到此，已完全貼服，嘆了一口長氣道：殺人償命，有甚麼話說，供狀又都被你說盡，叫我還說些甚麼來總而言之：此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被你僥倖破獲，未免有些可惜，只也算天不

助人罷了！那時汪秀寶聽了這一番話，不知是悲是喜，只白瞪着眼，望着阿水道：娘舅好狠心？……好狠心的娘舅！竟做出這種勾當來。幸而遇見了這位大偵探家！要不然豈非……說到這裏，又雙手拍着胸前道：好險啊！……好險啊！……我們娘兒倆的兩條命，都是拾來的了！焦得魁又安慰了秀寶幾句，教她時常去探視母親，病好之後，給一個信我們知道。一邊押着陳阿水和他的丈母娘，一同出里，登車開往捕房而去，按律定罪，不在話下。再說林福森奉了焦得魁之命，前往拘捕李阿毛，可巧在茶會上遇見，當時因人數懸殊，未便動手，尾在他後面，直等他落了單，才將他擒住。原來這李阿毛，起初也是妓院的鼈腿，後來因為脾氣壞了，專一的肆酒闖事，得罪嫖客不算，後來又爲了細故，打壞了酒館的堂倌，吃了三個月官司，被妓院辭歇了，以後就沒有人請教；焦得魁所以認得他，也就在此上。失了生意之後，便和一班無賴打了伙，甚麼事都做；他和陳阿水既然是一灶上吃過飯的，又係同參弟兄，故格外的要好，那謀殺錢則明一事，都是他的辣手。焦得魁因在成興泰酒店裏看

見了此人，心中已有些動念，後來又見阿水到來，大眾那一番言語，明明是有關的了。故派一個助手跟定他，探索一切，果然此人心粗胆壯，無意之間，吐露了口風，經那助手報告之後，馬上就命林福森將他逮捕住了。解往捕房，一經詢問，此人倒是一個爽直漢子，絲毫不知隱諱，直認了出來，還供出同時動手的丁二麻子鄒四和尚二人。當下捕房據供，派人按址前去，也將二人拿獲，分別治罪不提。那汪陳氏自從送入醫院之後，經醫生用愛克司光照看之後，果然是因為誤服了金屑，才致如此。便施用種種手術，才將臟腑內所有的金屑，完全打出，這一種病，原是金屑的作梗，如今作梗的東西，既然除去，那病自然也逐漸的好了！不消幾天，已完全復元，回到家中，母女二人，相依爲命。直到此時，她才知道以前種種的事情，不由得不感激焦得魁偵探之功！馬上同女兒前去拜謝，可是那位大偵探家焦得魁，正忙着別樣案件，這種過去之事，早已拋向九霄雲外去了！讀者諸君：你道焦得魁又忙些甚麼事情呢？他不是拋撇開了肥料公司的騙案，來偵查這錢則明暗殺案的麼？如今此案

已破，他已有了空閒，那裏還肯擱置哩？故他落手之後，便往華封路七十四號去察看，可是此時室中空空，闔其無人，而且連室中的傢俱，也剩下寥寥無幾，這可見騙徒存心，已非一日，才能如此措置裕如，不爲他人所發覺。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看門的人，詳細的問了一遍，總算沒有虛擲了光陰。原來那看門的也是被騙的一分子，故他所說的話，似很可靠。他說：我本來是做包車夫的，只因前回酒醉跌折了足，所以不能再做這職業；前一個月光景，有一個不相識的男子，自稱姓徐名任生，和肥料公司經理夏茂生是好友，他那公司中，現在要找一個可靠的看門人；我因知你從前在蘇公館做車夫，爲人誠實，故有推荐之意，只不知你可願去當？我正無事可做，聽了此話，豈有不感激的道理！況且他既知道我的來歷，或者是和我以前的主人是朋友，也未可知。故就答應了他，他又約我第二天到這裏來做事。第二天我來到此地，那經理夏茂生略問了幾句，便命我守門。這公司的規模，自然大極了！除了經理夏茂生和副經理唐啓風協理徐任生等，出入都是汽車外，其餘也有自備



包車的，也有自備機汽腳踏車的，都是非常闊綽，總共這裏邊的辦事人員，男子約占到三十餘人，女子職員，也有二十幾個，每天來往的人，正是不計其數。直到前星期六的晚間，大家出外之後，就不見他們的踪跡。連日來詢問的人，都稱是上了騙局，連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奧妙。焦得魁聽了他這一番話，略想了一想，問道：「你可知道那夏茂生家住何處？」除了此地發行所之外，另外有沒有別的機關？他們所乘的汽車，是甚麼式樣，號碼是多少？正要再說下去，忽有人向他肩頭一拍，把他又嚇得一跳。正是：

萬疊疑雲吹不破 驚人消息送將來

欲知其人究竟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夏屋渠渠一場新騙局 荒郊寂寂半夜鬼驚人

話說焦得魁正向那七十四號守門的人詢問一切，忽有人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那正是多時不見的老朋友趙和甫。一面和他敷衍了幾句，和甫道：「你儘管問你的。」

事，不須顧我；我好，在閒着沒事，在這旁聽一會，也得長些見識。當下焦得魁又向那守門人繼續問話。據他答稱：他們一千人的住址，却不知道，大約是都另外有公館的；不過除了此地的發行所以外，還有一所總廠在極菲路一百三十八號。至于他們來往所坐的汽車，各色都有，其中最觸目的要算那部一三八八二號的淡紅色汽車，式樣既然新穎，顏色又來得鮮明，使人見了，眼前一亮呢！這部車子，就是經理夏茂生所日常乘坐的。那唐啓風所坐的，是一部黑色轎車，號碼是二七三四，也很新式，那徐任生所乘坐的車子，差不多是天天換式樣，天天換號碼的，大約不是自備的車子，或者從汽車公司中租賃來的。我所知道的事情，只有如此，其餘他們如何設計，如何逃脫，全然不得而知了！焦得魁聽了此話，便不再問，同了趙和甫一起走了出來。二人好久不見，一旦相逢，自然格外來得親暱，焦得魁先問了他近日的行徑，原來他自從警察學校畢業之後，一向在外邊當差使，故沒工夫回上海，今番他因為在外邊諸多不便，故設法調到上海警務裏來，當值探長的職司。焦得魁

聽了，不勝歡喜道：照你這樣聰明的人，再加上歷年的經驗，自能應付裕如了！如今華界上有了你，租界上有我們一班人，大家同心合力，去從事偵緝，再也不怕宵小遁跡了！當下又將那騙案詳細告訴了他，二人談笑了一會，各自分手而去。焦得魁馬上又奔到極菲路而來，尋到了一百三十八號，門前那肥料公司製造總廠的招牌，依然掛在上面，裏邊却闕焉無人，門上也下着鎖；他便又探明那屋主前去詢問時，也沒有滿意的答覆，只得沒精打綵的回到家裏，休息了一回，又到捕房去調查那車號，不覺大喜，原來那兩部汽車，都是摩登公司中所賣出的。他又往摩登公司去查問，果然不錯，而且式樣顏色，竟完全相同。據他們說：一部紅色的汽車，是賣給一個外國人的，那部黑色轎車，是賣給王公館的三少爺。兩車出售的時候，只隔七八天。焦得魁又道：那外國人和王公館的地址，你們可知道麼？車行裏取出簿子一查，說是那外國人的車子，是送往一家洋行來轉收的，所以不知地址。那王公館在劇司文路四百三十五號。焦得魁得了這一個消息，心中甚是歡喜，便道謝而出。

了，向他說道：請你在此稍待，待我們去尋了唐先生，和你一同行裏去。於是又到廂房裏尋了一會，不見蹤影，然後上樓，各室都尋遍了，也不見有人。潘璧人眼快，見窗口鐵欄上，有一根繩子繫着，便說聲不好！那廝却從窗口逃了！便趕過去一看，果真有一個人懸繩而下，他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馬上握繩在手，躡身一躍，跳出樓窗，拋繩下去；可是那人早已着地，飛奔而逸，璧人下來時，他已在二百碼之外了！就鼓足勇氣，一邊追趕，一邊鳴動警笛，探捕四下圍攏來，也將那人擒獲，然後大家同回到屋中，四下裏搜尋，果然發現了許多關於肥料公司的筆據，人證俱全，自然再不能狡辯圖賴，但此事主謀的三人，雖已完全捕獲，那同謀的還有許多人，一時尙難一網打盡，後來又將徐公館的汽車夫孫得興拿獲，此案暫時告一段落，再說焦得魁如何竟毅然的斷定他們騙匪，和潘璧人如何認得張申亞呢？原來那人和汽車夫孫得興在小屋中的談話，已被焦得魁聽到，他們說：如今那肥料公司的事情，已經發覺，受騙的人，向捕房告發，請求緝拿，捕房中又派了著名的偵探潘璧人、焦

心觀察他的行動；到轉角之處，忽聽見一陣喇叭鳴鳴之聲，有一部汽車，掠肩而過，到徐公館門口，車停了跳下一個人來，那車就向前開去。他一看車上的號碼，却正是一三八八二，心中就是一動，意欲上前追趕，那車已去遠了！他想有人在此，也是一樣的，只消留心那下來的人便了！他又重複踱過去，只是那人却並不進徐公館的正屋，却往汽車間而來，此時那汽車夫孫正興聽了喇叭聲，也迎出來了，二人攜手到一間小屋裏坐下。焦得魁那裏還肯放鬆，便一閃身到了小屋的後面，可巧是個隱僻之所，誰也不會看見的；他挨身百葉窗外，屬耳垣牆，屏息細聽，不多一會，裏邊忽高喊阿孫快些預備車子，少爺要去趕火車呢！孫正興答應了，便走來駕車，那人也告辭而出。焦得魁見他走遠了幾家門面，便閃出來跟在後面，尾隨着他，一路上轉灣抹角，直到龍興路口，他便走到一家後門跟首，揷動電鈴，就有一个人出來開門，焦得魁將那人一看，不覺恍然大悟，原來是他，我雖疑惑是這位妙手兒，好久不見了，他的事業却幹大了！真是士別三日便當拭目相看呢！他到了此時，已全

盤在握，便就近尋了一個巡捕，叫他打電話給潘探長，請他們趕快帶人來捕人，他自己却在左近觀望，那巡捕去了約半點鐘光景，果然見潘璧人帶了中西探捕，乘坐汽車，迎面而來；焦得魁向他們打了一個招呼，汽車停下，大家埋伏定了！焦潘二人，便去叩那一家的後門，裏邊答應了，開出門來，潘璧人一見了那開門的人，不覺驚異起來，冷冷地說了一聲道：張申亞先生，好久不見了，別來無恙！那人見了焦潘二人，也是認識的，不覺有些懼怕，白瞪着眼，一聲不響。得魁便將他推出門外，交代給巡捕，自己便和璧人同入客堂，那時廂房裏又走出一個人來，急匆匆的問道：你們到此做甚麼？敢是來……話還未了，焦得魁就剪住他道：夏茂生先生，我等是特來請你的，你也不消驚惶！那人道：誰是夏茂生？此間可沒有這個人，你們別弄錯了！得魁微笑道：我們却沒弄錯，你也不必相瞞，你和汽車夫孫正興的話，我已完全聽見；而且那一位肥料公司協理徐任生先生，也就是張申亞先生，如今已在我勢力範圍以內，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了！一邊說，一邊上前將他銬住，命一個巡捕看管。

了，向他說道：請你在此稍待，待我們去尋了唐先生，和你一同行裏去。於是又到廂房裏尋了一會，不見蹤影，然後上樓，各室都尋遍了，也不見有人；潘璧人眼快，見窗口鐵欄上，有一根繩子繫着，便說聲不好！那廝却從窗口逃了！便趕過去一看，果真有一個人懸繩而下，他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馬上握繩在手，躡身一躍，跳出樓窗，拋繩下去；可是那人早已着地，飛奔而逸，璧人下來時，他已在二百碼之外了！就鼓足勇氣，一邊追趕，一邊鳴動警笛，探捕四下圍攏來，也將那人擒獲，然後大家同回到屋中，四下裏搜尋，果然發現了許多關於肥料公司的筆據，人證俱全，自然再不能狡辯圖賴，但此事主謀的三人，雖已完全捕獲，那同謀的還有許多人，一時尙難一網打盡，後來又將徐公館的汽車夫孫得興拿獲，此案暫時告一段落，再說焦得魁如何竟毅然的斷定他們騙匪，和潘璧人如何認得張申亞呢？原來那人和汽車夫孫得興在小屋中的談話，已被焦得魁聽到，他們說：如今那肥料公司的事情，已經發覺，受騙的人，向捕房告發，請求緝拿，捕房中又派了著名的偵探潘璧人、焦

得魁等一千人，專辦此案。那幾個人，心思周密，探案如神，無論甚麼秘密，一經這幾個人的手，就不易應付。故我們預備給他一走了事，現在已和那外國朋友講好了！今天夜間有船開往日本，我們就趁那船出口，到外國去暫避幾時，等鋒芒過了再回來，特地來約你，我們一同去吧！說到這裏，恰巧裏邊喊阿孫駕車，故叮囑而別。這不是已給焦得魁一個證據麼？後來又見了張申亞開門，知道此事他也預謀。原來那張申亞本事個積年的巨騙，專做釣賣生意的，前回因一件騙取寶石案，被潘璧人捉住，坐了一年半西牢，開釋以後，已好久不在社會上出現了！今番相見，自然大家認得。那後來縋繩而下的那人，却正是唐啓鳳；但他們的姓名，是隨時隨地而更換的，真的叫甚麼名字，竟沒有人能知道他們的。因這種種問題，一起騙案，又宣告破獲了！照他們供稱，此次一共騙到有八九萬元之巨，因人數衆多，每人分得最多也不過一萬元，又供出同黨多人，後來也逐漸就擒，不在話下。再說滬西史，非特路地方，有一座極大的公園，地方幽靜，空氣極佳，園中種着許多花草雜樹，綠陰如圖，



清景宜人，遊人很多。可是附近一帶，都是曠野荒僻之地，人家絕少，就是有幾家，也都是鄉下人家，三間茅屋，一角竹籬，已是田家風景了！此地一到了金烏西墜之後，就沒有人迹；沉沉如墟墓一般，景象却非常的蕭索，也可算是上海的最冷落地方了！離開那公園一里多路，前面有一條大路，正介于公園和鄉村的中間。那裏在從前本來是一條很大的河浜。後來漸漸的淤塞，竟成了濠溝，鄉人等因牠沒用，便不去開浚牠，越弄越不是，日久之後，大家竟把這一條浜，當做垃圾收藏所了！日積月累，浜中竟完全被垃圾堆滿了，經烈日一蒸晒，那一股臭氣，直冲牛斗，連那座好好的公園，也弄得臭風四扇，遊人裹足。後來有一個外國人，名叫史特康爾的，他見了這種情形，很爲不滿意，他原是一個富人，便獨自出資，雇工將垃圾爬去，用泥土將河浜填平，就成了一條大道。當時若有在此經過的人，誰也得感念着史特康爾功勞？但是鄉人智識薄弱，缺乏公德心，依舊在那裏牧牛拴羊，不過比了從前，却斂迹了。不少不知誰家將一口棺材放在那裏，日曝風吹，連一些兒遮蓋也沒有，大家因

那裏原是垃圾堆，放着一口棺材，也並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奇怪的事情，却從此開始發現了！甚麼奇怪的事情呢？就是自從這口棺材放在那裏之後，便接連有人見鬼，差不多把當地的鄉人，嚇得連日間也不敢在那裏行走，恐怕被鬼所祟。最初發現鬼的，便是那鄉民周水根，他有一天從別處歸家，行經那裏時，忽見一個渾身穿白的人，在前面行走，直到那棺材跟前，忽見他將身一矮，便鑽了入去。水根醉後胆大，跟上去一看，却好好的一口棺材，並不見有人影，他到此才知道是遇鬼，不覺胆寒起來，一口氣奔回家去，將此事告訴給人，當時也有人不大相信。可是自從這一回以後，村人就時常見鬼了！但所見的鬼形，却至爲不一，有人看見的和水根相同，也有人看見是蓬頭散髮的，也有人看見是長身大頭的，最奇怪的是翁阿虎所看見的了！他所見的是一个很長大的人，睛珠突出，蓬髮披在肩上，那頭髮上却露出綠色的光彩來，閃閃燦燦，可怕得很，翁阿虎被他一嚇，當時竟暈了過去，跌倒在地，直等到醒時，那鬼已不見了！他轉輾告訴出去之後，大家都以爲那棺中一定是

厲鬼，或者已變成僵屍了？竟視那條路如閻王路一般就是白天，也不敢在棺材左近走動，都遠遠地抄避。那棺材又不知是誰家之物，若將牠拾去或葬了，萬一家屬來尋，豈不是一場官司，故竟沒人出主意，只是滿懷着恐怖罷了！但這種神秘的事情，大家都引爲談資，傳到好事的人耳朵裏去，不免加油漆醬，做成新聞，投到小報裏去；經這樣的一宣傳，知道的人越發來得多了！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將信將疑的；也有以爲是弄筆頭的朋友，故意造作這謠言以資笑樂的。但大家沒有切身的關係，姑妄聽之，姑妄言之罷了！事過卽忘，也不去十二分的注意牠。但這個消息，傳到焦得魁的耳朵裏去，他暗想前回同魏老大在那裏走過時，果真是見有一口棺材擱在那裏，如今事隔行將半年，難道還沒有移開，看來是無主的棺木了！但鄉人見鬼的事，雖言之鑿鑿，不免有些不相信；因爲鬼這件東西是沒有的。而且本人從未見過鬼，如其世界上真有此物，倒也不容不去見識見識！他竟因鄉人的宣傳，激起了他好奇之心。但是這種好奇的心理，只有這位大偵探會激得起的。他既

有了此心，馬上到公園裏去散了一回步，又到棺材旁邊察看一番，然後到那村中去找了幾個曾經見過鬼的人談話，請他們各將所見的情形講出來。那周水根、阿虎等，自然侃侃而談，說出鬼狀。正是：

黃州談笑渾多事，有鬼何妨載一車。

欲知焦得魁果曾見鬼，且待下文分解。

#### 第四十五回 臥月眠風深宵迹鬼 假鬚僞髮地窟藏奸

話說焦得魁因不信鬧鬼之事，前往調查，到了村中，招着幾個曾經見鬼的人，詳細詢問。那翁阿虎、周水根等一班人，都來陳述，各把所見的鬼形，滔滔泊泊的描摹出來；還不免加油添醬，故神其詞，說得活靈活現，好像各種奇鬼，都現身在眼前一般。焦得魁聽了，心中兀自的不信，但嘴上不免和他們湊趣。閒談一會，他便回家去了！吃過晚飯之後，換了衣服，直到那公園而來，約平離開那棺材一百餘碼，鋪了氈毯坐下，專等專的望那活鬼出來；把全副的精神，都專注在那一只棺木上。可是一刻

一刻的過去，到直海關時鐘，鏗鏘的打了三下，依然不見鬼影；不多一會，天色已經大明，完全一無所見，後來索性帶了旅行帳幔等物，到那裏去露宿，一連三四天，仍舊沒有一些兒動靜。他此時已斷定是鄉人在那裏妄造謠言，疑神疑鬼罷了！但他還並不因此灰心，仍舊每天露宿在那裏。連日夜間失眠，有一天半夜時候，身體鬧得乏透了，就帳中酣臥起來，正在睡夢沉酣的時候，忽覺得地面上一陣楞楞的擊動，好像載重的汽車，在上面行駛，把地皮也震動了！這一來可把他從夢中驚醒，直跳起來，不覺驚怪道：這等宵深人靜的時候，幽靜冷僻的地方，何來重載的汽車，在此經過？附近又沒有工廠，地皮什麼會發動？這不是奇事麼！當下便走出了蓬帳，向四下裡一看，莫說汽車沒有，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但有滿天星月，掩映着那枯樹荒郊，清楚明潔，萬籟沉沉罷了！可是他那腳底下的地皮，兀自還在那裏擊動。他便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一面留心着腳底下的震動；走過了那棺材四五十碼，地皮的震動，就漸漸的減少了；再前行二三十碼，便一些兒也不覺得了！他又重返回過來，

越走近棺材，越覺得震動的厲害，走到蓬帳後面約百碼之處，却也不動。焦得魁此時，好像發了瘋的一般，只在那左右前後二三百碼中，來回往復，不住的走。走了約有一點多鐘，他便走入蓬帳中去睡覺；一躺下身，呼呼熟睡，那枯瘦的面上，時時露出那笑容來，不知他在那裏做甚麼好夢！直到一覺醒來，已經八九點鐘時候；村中鄉人已上市了！因爲他在此露宿了好幾天，大家都和他熟識了，一見之下，便爭着問道：昨夜裏可有甚麼看見？焦得魁兀自搖頭道：沒有沒有，甚麼也沒有，不過此間的火山，恐怕不久要爆烈，昨夜曾有長時間的地震發現！鄉人聽了，都現驚疑之色！焦得魁又笑道：列位不必驚懼，我和你們開個頑笑罷了！我在此露宿了將近一禮拜，要想一見鬼面，牠却不肯給我，一見衆位，見了牠害怕，牠却常常給你們見，這鬼也可算捉狹的極了！也是我運氣不佳，沒有眼福！如今我也不能拋撇了正事，專來尋鬼，今天便打算回去，不再作非想了！特和諸位開個頑笑，算是做個臨別紀念。于是一邊收拾了帳篷氈毯之類，綑作一束，肩荷而去。回到家中，林福森見了便

問道：鬼可看見了麼？焦得魁道：那鬼很有靈性，見我露宿着候牠，却深藏不出，故沒有看見；如今我已預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其不意的前往，必然能夠看見。一邊又提筆做起一則新聞，教福森送到一家報館裡去登載。那新聞的標題叫「史非特路鬧鬼不確。」大概說是史非特路鬧鬼一事，已經各報登載了好幾次，說話各各不同，鬧得滿城風雨；後來有一個好奇的人，不信此事，前往調查，很希望一見鬼形；故露宿在那裏一禮拜，每天用心勸察，可是一些兒沒有影響。可見此事，完全是一種謠言，並非事實云云。自此新聞刊布之後，社會上人很爲信任，那鬧鬼風聲，就漸漸的淡漠了！就是那村中之人，見焦得魁每夜明明的露宿着，並沒有一些兒損傷，對於怕鬼的心理，也減低了不少；夜間已漸漸地有人敢在那裏走動。可是奇怪，隔了約有十多天光景，那朱阿二夜間回家，又明明的見一個白衣的鬼，慢慢地走到棺材裏去，他正在發楞，忽見那公園邊走過一個人來；他還當是鬼，可是仗着胆量，迎上前去，預備和他廝併；走到近前一看，見那人並不是鬼，就是前回露宿

在這裏等鬼的焦得魁，他便問道：「先生，你可看見那鬼已攢入棺材中去麼？」焦得魁道：「不錯，我也看見的。但照我看來，那個並不見得是鬼罷！我常聽人說：鬼是沒有影子的，我剛才看見牠，明明有影子，而且一舉一動，都是人的動作，並沒有些兒鬼氣。這件事情，倒有些蹊蹺，我們且同去察看那棺材，有甚麼奇秘之處。」二人放輕了脚步，前到那棺材旁邊，用心向四下一看，果真被他發現了一個疑點，他不住的點頭，正在想設法開那棺材時，忽腳底下又發生楞楞的震動，這一來好似給他一個警告，說是此中人多，棺材可開不得。他馬上住了手，向那人道：「你回去罷，我也要走了，說着二人分手而去。那鄉人由他自去，不在話下。那焦得魁此時已有成竹在胸，當下便回去睡覺；到了次日，他便去尋着潘璧人，告訴他道：「潘探長，我們今天又有一個好玩意兒，供我們笑樂了！史非特路的活鬼，我已看見過了，今天晚上，不妨暫時做一回張天師，前往捉鬼；特先來告訴給你，你晚上預備了，我們一同前去，潘璧人答應了！直到夜間，大家都打着單走，到那公園中去藏躲了，專等那活鬼出現！」



焦得魁遠遠的照顧着那一口棺材，眼都不瞬一瞬，直等到半夜過後，果然見有一個鬼發現了！可是牠今天的形狀又變換了，頭蓬髮披，閃閃發光，竟如翁阿虎所講的那種模樣，確是十分可怕，走到棺材跟前，雙手一推，棺蓋好像開了似的，牠便走了進去，一忽兒就不見了！當下焦得魁和埋伏着的人，都看得清切，見牠進去之後，大家就出了公園，上前把棺材圍住，焦得魁在前，依照那鬼的模樣，把棺蓋一推，果然很滑溜的推開了！却是一口空棺，裏邊却也好好的有底，不過沒有死人罷了！焦得魁看了一看，只見棺材板上，有一個電扭，便用手一撥，那棺底忽卸了開來，正中露出一個地穴來，雖然在黑暗之中，隱隱見有石級，當下潘璧人見了，奮勇當先，一手握着手鎗，一手執定電筒，依着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了下去，焦得魁也緊緊跟在後面，其餘的人也陸續而下，璧人走到十五級時候，覺得已到實地，取出電筒一照，見左邊有一條小小甬道，甬道的盡頭處，現出一扇門，鎖孔裏有一線燈光射出，那屋子裏發出一種聲響，軋軋不已。當下一共有六人入內，大家戒備好了，便往那甬

道而來，到了門首，焦得魁把門鈕一旋，推將進去；只見裏邊一間很寬敞的屋子，有幾部印刷的機汽，正在開動，一個似工頭模樣的外國人，在那裏指揮，四個工人，正忙着工作。說時遲，那時快，一干探捕，早已各出手鎗，將五人擬定，此時任你是甚麼好漢，再也不敢掘強一下，馬上機聲停了，工作也止了，五個人十隻手，一齊高高舉起，得魁便取出銬來，將他們一一掣住，然後驅銬牆角，命兩個巡捕看守；自己却和璧人前往勸查室內，你道這是甚麼祕密的所在？原來是私印假鈔票的機關，那室中已印成的某大銀行的假鈔票，也有十元的，也有五十元的，也有一百元的，一束一束，一堆一堆，真是不計其數，還有在架上而未印成的，也不知有多少。那票子雖是假印的，但花紋精緻，顏色鮮明，和真的差不多，驟然一看，一時却竟分別不出真偽來呢！室中除了假票和印刷機外，有一隻小小煤爐，鍋鏟之屬，也是全備，壁間還掛着些乾肉鹹魚之類，一只桶內，放着不少米，那桶的旁邊，也一樣的有自來水，這分明是在此工作的人，日間並不出外，就此飲食的了！一邊有一隻寫字桌，桌上排

着許多綵色和藥水之類，還有一把小小的切紙機。焦得魁過去把幾只抽屜抽開來一看，裏邊却放着許多用過的模形，和幾本賬簿，簿上注明所用出假票之數，共計約有十餘萬之譜。開到末底一只抽屜，他不覺很驚異的說道：「他們在這裏私鑄，難道還申演戲劇不成？」說着從抽屜中取出一串假鬚，一串假髮來，放鼻子邊嗅了一嗅，覺得一種磷石氣很重；便笑道：「原來是裝鬼用的，莫怪人家要看見那披頭散髮，首能發光的奇鬼了！」一邊說，一邊帶上假髮，走到黑暗之處，果然閃閃發光，和那剛才看見的鬼形，一般無二，大家看了，都不免笑起來。當時他並不除了，就那副神情，走到那外國人跟前，冷冷的說道：「密史脫史特康爾，我看你現在頭上的髮，和嘴邊的鬚，恐怕也和我所帶驚人的鬚髮無異，並非本來面目呢，我們何不開誠布公，將廬山真面目相見一番，說到這裏，那外國人竟有些畏懼起來，縮在牆角裏，一響也不響。焦得魁此時，便不問情由，逼將上去，用手來扯；那外國人雙手銜着，那裏還有反抗的力量，躲避不及，竟被他一手將那假鬚揪下，向地下一摔，又伸手

過來，揪住他的頭髮，狠命的向下一揪，也脫了下來，果然都是假裝的。如今真面目既然顯露，那位密史脫史特康爾，何嘗是甚麼外國人！却明明是個黃種，焦得魁仔細將那人打量一番，笑道：馮達南先生，今番我們又相見了，可算得有緣極了！正是「綠水青山長不改，人生何處不相逢。」然而自從那一回在古陵路的造幣廠一見之後，你竟不辭而別，一溜烟的走了之後，時到現在，大約已有三年多了，不道馮先生竟把製造鈔幣的行業，改爲印鑄鈔票了！進步的神速，很可以驚人！還虧你不惜巨資，熱心公益，將這條河浜填了，便利行人，真是功德無量；種種設施，真令我佩服到五體投地。好精靈的馮先生，竟在這裏巧設機關，假裝鬼魅，這一齣戲法，變得實在天下無雙。那人睜着眼道：焦得魁，俗語說：殺人償命，我既做了這件事，自有法律制裁我，你正不必掉輕慢之舌，一味來挖苦人家。今天事情穿破，撞在你們手裏，只算是我的晦氣，你們的造化！但人如不死，將來也未見得沒有相見的時候，你不要仗一時的快意，以爲是可以永久的。現在也不必多說，請你們帶我往囹圄中

去就是了。讀者諸君：你道焦得魁如何認識這馮達南呢？原來從前他在古陵路私鑄國幣，一批一批的運出，充滿市上，以至于惹動了社會的注意；而且各地不肖之徒，圖利販運，到處都有那偽幣發現。事被捕房所悉，就由高秋圃假裝了販運的客人，同焦得魁前去接洽，故見過一面，後來案子雖然破了，却被他逃遁，偵緝了好幾時，却一些踪影也沒有，疑他逃往別處，誰知他會假扮了外國人，依然安心在上海居住，又經營這種事業呢？如今天網恢恢，竟將他拿住，爲社會上除去一害，真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啊。當下先將人犯證據，帶往捕房，又命人將地窟中的機器什物起出，把地窟填塞了！馮達南在公堂之上，對於從前私鑄銀幣，以及此次印用假票的事情，一口承招，略不隱瞞，並且供明前後用出之數，約在二十五萬元以上；這種巨額的手段，也很足驚人，當下就按律定罪，一個私鑄的巨額，從此去度那鐵窗的生活了！可笑那見鬼的鄉人，到此方才明白，又想起當時焦得魁的話，都恍然大悟，知道他火山爆裂的一句，原是破案的一回事啊！焦得魁破了這一件亙古罕有的奇

案，自然博到社會的盛譽，就是他自己，對於此事，也非常的欣喜，認為生平破獲的案子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足夠在個人偵探史上，開一個新紀錄，而值得紀念的。可是盛名之下，事情却因之增加了不少，凡人家有疑難之事，或者接到了甚麼意外的消息，發生了恐怖，都來取決於他，這一來就夠他忙了！而且那許多登門的人，所有事情，都很細微，也有疑心生鬼，自尋煩惱的，經他一解釋之後，疑雲頓破，莫不欣然而歸。有一天他正在家中悶坐，因天雨不高興出去，和助手林福森下棋消遣；忽門鈴響處，走進一個人來，向焦得魁不住的作揖道：焦先生，我有一件事情，須要請你帮忙！焦得魁便推過了棋枰，招呼那人坐下道：足下有甚麼事，請從頭至尾的慢慢說來，何必如此匆遽。那人道：我叫徐德和，在華德路開設一家小雜貨店，生意雖不十分清淡，可是一家人口，都靠這店上吃喝，歷年以來，雖不虞溫飽，但也並無積蓄，東手拿來西手去罷了！焦得魁聽到這裏，有些不耐煩了，便道：徐先生，我又不向你借鈔，只管唱苦經做甚麼？反拋着正事不說。徐德和連忙謝罪，說出一番話來。正

是：

可憐市儈連篇話 譜作窮經一卷看

欲知徐德和說些甚麼出來，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雜貨店中忽接恐嚇信 疾行梯畔發現怪皮包

話說那徐德和說出一大篇窮話，被焦得魁止住了，他連忙謝罪，接着說道：「以我這種境况，竟有人來看想我，敲詐銀錢，第一回寫來一封信，要我二百塊錢，約期送到黎明路，我以為這是無稽的很，當便不去睬他。直到昨天，已經過了那約定的時候，忽然第二封信又來了！很責備我不照辦，還有許多恐嚇的說話，我故弄得沒有了主張，特地前來請焦先生幫忙。焦得魁道：「那末你原信可曾帶來？」德和道：「帶來的一邊從懷中取出兩封信來，遞給焦得魁，打開一看，第一封信寫着：

徐老板大鑒：現在我們沒有寒衣，知道你是慷慨的人，特地寫信給你，向你借二百塊錢，大家換換季，請你在後天下午三點鐘，攜款到黎明路，見一個手持

洋傘，用白巾包柄的人，就把款子交他便了！千萬不要違拗，如其不從，定有相當手段對付你，那時不要懊悔！三個黨上。

他看過了第一封信之後，又打開第二封信來看，上邊寫着：

徐老班，你好大膽子，竟敢和我們違拗，不將款子如期交到，明明是瞧不起我們。如今再限你三天，快快將該款送到前回約定的地點，千萬不要自誤，如其過了這一個時期，再沒有你自贖的機會了！一到了第四天不見款來，我們可是要動手的，那時你不要連身家生命都送掉了！懊悔也來不及啊！這是一個最後的警告！不要再當耳邊風。三個黨上。

焦得魁道：他們既有地址，既有標記，那末你依他們將款子送去就是了！徐德和道：焦先生，難道教我將汗血掙下來的金錢，竟平白地送給匪徒麼？那甯可犧牲生命，也決不願意將二百元去送他們的。焦得魁知道此人是個吝嗇的人，又好笑，又好氣，有心和他開頑笑道：除了此法，還有甚麼方法呢？若不依他們，你的生命，說不定



要發生危險！也許他們竟用破壞的手段來對付你，那時連全家都要危險，臨了兒金錢還是要被他們取去，最後的勝利，依然是匪徒所得，此時又何苦和他們違拗呢？故我以為還是依了他們的好。徐德和現出很驚異的神色來道：真的麼？我不信他們竟下毒手，殃及我全家的。照焦先生的說話，難道就容縱匪徒，橫行無忌麼？我終要請你想出一個萬全的法子來幫助我！焦得魁道：事情是說不定的，但你儘管去照我的話辦理，我自有法子，決不至於使你損失，你儘管去照辦就是了！徐德和還是將信將疑的道：不知焦先生用甚麼手段？焦得魁道：我已對你說過了，你不必多問，包在我手上，決不使你失就是了！你記清了日子，不要錯誤。徐德和到此，才算安心，欣然道謝而去。焦得魁向林福森道：你看此人，笨頭笨腦，一副寒酸相，真是好笑，又是可憐。此件事情，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那種匪徒，也正是笨賊，只須如此如此，再也不怕他會脫逃的；你到了後天，就去如法一辦，勞動一次罷！林福森答應了，二人又繼續下去了那一盤棋，胡亂吃了些酒飯，各自去做事，不在話下。再說徐德

和回去，果真預備了二百元的鈔票用藍布包好了，到了約定的那一天，吃過了飯，等到兩點多鐘，便帶了那包裹，一直往黎明路而來，一路走，一路想着，此去不知如何！又不知焦得魁用甚麼方法，萬一這包鈔票，竟不幸被那匪徒劫去，不知何時歸還？他正在想得神，忽有一個人掠肩而過，手中執着洋傘，傘柄上果然包着一塊白色毛巾，向他問道：款子可預備齊麼？徐德和經此一問，知道就是那三個黨了！不覺心中別別的跳起來，四顧無人，又不敢逃；只得顛巍巍的答道：已……已……預備齊……齊全了！共……共二百……百元。言時一種懼怕的神情，在不知不覺之間，流露出來。反是那人安慰他道：不必驚惶，既然帶款來交，決不難爲你的，如今款子在那裏？快拿出來。徐德和正想挨延些時候，等焦得魁來救他，誰知隔了一會，兀目不見有人來；又經那人屢屢催促，只索在衣袋裏撈出那藍布包裹，抖抖的遞給那人。那人接過了包子，說聲對不起，竟揚長而去。徐德和眼睜睜地望着那人，心中如同刀割的一般，二百塊錢鈔票，白白地送給他人，就是普通人也不能置之肚外，

何況這一位素來吝嗇的人，怎使他不傷心呢？他看那人去遠了，還不見焦得魁等的蹤迹，他不禁跌足捶胸的仰天長嘆，眼珠裏竟拋出眼淚來，垂頭喪氣，回到店中，竟其憤不欲生；那種情形，真是死了父母，也沒有那樣的悲傷！經多人的勸慰，說是既然那大名鼎鼎的偵探家焦得魁允許了你，他決定是另有辦法的，你只管靜待着，必有好音報告給你。他無法可施，只好靜待，直到晚間，再也熬不住，竟到焦得魁家中來問詢。得魁一見了他，便笑道：徐先生可是因失了二百元鈔票，特地前來和我說話麼？徐德和道：鈔票果真被匪徒劫去了，不知焦先生可有甚麼方法，使他歸還？焦得魁笑嘻嘻的從寫字桌裏邊，取出一個籃布包子來，擲給德和道：你自去檢來，不知可有缺少？匪徒已就捕了！只是我的幫手，却被匪徒鎗傷了左腿，受些痛苦哩！徐德和見原物歸趙，心中好不歡喜！連連稱謝，幾乎要跪下去磕頭，焦得魁便打發他去了，不在話下。那林福森自從奉了得魁之命，教他到黎明路去察看那匪徒的蹤迹；他藏身在人家不容易看見的地方等着，還約了兩個巡捕，暗暗地跟在徐

德和的背後，當下他見他們交付過了，匪徒迎面過來，他便橫路出去將他截住，扭着他要想上銬，却不防背後還有一個匪徒，一見事敗，便取出手鎗，向林福森轟擊。他一聽見鎗聲，明知不妙，亟忙閃避，眼上已着了一鎗，幸而只擦破了一層浮皮，並沒有受到重傷。此時那巡捕等也趕了過來，把兩個匪徒一起擒住，那匪徒所刮去的一包鈔票，總算完全歸趙了！林福森當下察看鎗傷，以為破了一層浮皮，沒有甚麼道理，全不把牠放在心上，只用紉布將牠包紮了，並不請醫生去看，也不敷藥，不知這一來却大誤特誤！原來那鎗彈是鉛質，並非鋼子；若是鋼子，打在肉裏，只要將牠取出，就沒事了！惟有這鉛彈最爲狠毒，鉛這件東西，本來已含有毒質，再加上火藥的一烘，一着人的皮肉，經過血液，馬上就會一片一片的鎔化下來，其毒無比，最容易使皮肉潰爛的。林福森今天所中的，就是鉛質鎗彈，雖然只擦破了浮皮，鎗彈並沒有留在皮肉之內，可是那毒質已經輸入血液，又經他緊緊的一紮，不消兩三天功夫，却竟潰爛起來了！那創口一天大似一天，膿血交流，痛苦異常，焦得魘見他

如此模樣，知道他是受了鉛毒，便想起了一位德國新回來的醫學博士，此人姓馬名經如，醫學非常深湛，現在蒲石路新陸大廈五層樓，懸壺應診；此人本來和焦得魁有些親戚關係，所以他就想着了當下便同了林福森雇車往蒲石路而來，到了新陸大廈，便登樓找到了診所，那位馬醫生正忙着診病，見二人進來，便略一點頭，招呼他們坐下，一邊繼續他的工作，約隔了一點半鐘光景，才把許多病人看畢，回身向焦得魁道：「焦二哥今天難得到此，可有甚麼事情？」焦得魁道：「古語說的好，『無事不登三寶殿』，你想到你這裏來，除了看病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只因我這位敝伙，前天因爲去抓一個嚇詐的匪徒，人是被他抓住了，却吃另一匪徒，打上一鎗，當初因只損了一層枯皮，也並不在意，如今却潰爛起來，見了膿血，才知道受了鉛毒，故特地來請你看。」馬醫生道：「這種痛苦，却是因公而受的哩！大概是沒甚妨礙的，待我來看一下子看，說罷便走到林福森跟前來，替他解開了綳布，仔細看了一會，便用藥水替他洗淨膿血，然後又把那已爛的肌肉剪去，配合了上好的藥料，

給他敷上，換了乾淨的綳布裹了！又盛着一瓶藥膏給他，還說是受毒很微，只要勤勤的換藥，只消兩三天便會收功的。他此時已沒有事了，便和焦得魁七搭八搭的談了一會，不外乎一個佩服他醫道的高深，一個讚嘆他探案的神妙，互相激賞，互相謙遜罷了！談了一會，焦得魁和林福森二人，便告辭而出。一路依石梯而下，剛走到四層樓梯的中段，得魁正扶定福森，慢慢挨下來，生防他躓了！正走到末了數級時，不提防下邊忽有兩個人抬着一個老大的皮包，急匆匆的直奔到樓上來。兩下裏大家一疎忽，誰也沒有看見撞，不期然而然的撞個正着，此時林福森一腿着力，經此猛力的一撞，那裏還支持得住，兩足一躺，便一屁股坐在梯級上，幸而沒有挫痛了！但是那抬皮包的人，在急遽之中經此一撞，雙手一脫，那皮包却也滾了下去。焦得魁是何等心細之人，見那皮包似乎非常沉重，跌下去時，却又不聞硬撞的聲響，而發出一種沉着而低微柔輦的聲音，他心中就是一動；又見那抬皮包的兩個人，賊頭狗腦，身上雖穿着中國裝，行動却有些不像中國人，當下他們也不發話，亟

忙下去重複拾了那皮包，如飛般的直上樓梯而去。焦得魁心中，好不疑惑，橫着沒事，便對福森道：你略坐一坐，我去去就來。說罷也飛身上樓而去，暗暗尾隨在兩個拾皮包人之後，脚步輕鬆，端的毫無聲息；只見二人又奔上最上一層去了。焦得魁那裏肯舍，緊緊的跟在後邊，直到五層樓，見那隻大皮包已拾入一間寫字間去，他放胆走到門前，抬頭一看，只見那寫字間門上，正掛着一塊銅招牌，上面寫着大力洋行字樣，這屋子離開馬醫生的診所，恰只有兩三間門面，他便轉身回到馬醫生的診所而來。那馬醫生見了，倒不覺奇怪起來道：焦二哥，你怎麼又折回來了？可有甚麼事情？焦得魁笑道：我有一件不關醫理的事情問你，却要請你答覆，而且還要你以後隨時留意；只知道你可能允許我麼？馬醫生道：你的話玄妙之極，我一時也不知如何答覆你，但你儘管發問。凡我所知道的事，自然都可以告訴你的。焦得魁道：我問你可知道那大力洋行的內容，以及那些辦事人員的歷史？馬醫生道：那大力洋行的歷史，我們雖居室接比，却不能深知，只是那裏有幾個往來的人，也常

常看見，好像某國人，而且他們的舉動，很是詭祕，一時也說不定；照我看來，多少有些不大正當，也許是經營那芙蓉城轉賣的生意的。我所知之事，不過如此罷了！既然你注意到此，其間必定有甚麼祕密，以後待我隨心留意就是了！焦得魁見這種答覆，不得要領，只索辭了出來，到扶梯上尋着了林福森，挽臂而下，一邊走，一邊悻悻的說道：你這病一時不會好呢！明後天我們須重來診治一下。走出了大廈，雇車回到家中，坐定了之後，他便悄悄地向福森說道：剛才那一只皮箱很爲怪異，那兩個外國人，照我看來，一定是壞東西，也許像馮達南一般是假裝的，而且我還可以知道他們內容，非常的祕密，所做的事，也不是普通之事；馬醫生說是芙蓉城的轉運機關，此話很有些道理。我對於此事，一定須弄他一個水落石出，你如今可以休息休息，此間有報紙和小說，可以供你的消遣，我還要出去，不能陪你下棋了。說罷，竟自出門而去。他出來之後，便去找潘璧人，把前事告訴了他，璧人笑道：大皮包有甚麼稀罕，走路不小心，大家互撞，又有甚可疑？人家撞了你的朋友，你就疑心人家



是匪黨；那末你的朋友也撞人家的，人家怎麼却沒甚麼對付你呢？焦老二，你這種心理，未免是神經過敏吧！焦得魁兀自搖着頭，似乎很自信這種心理是可靠不安的；慢吞吞的說道，無論此事內容如何，到將來總有一個水落石出的時候，請你瞧着吧！說着竟懶洋洋的走了出來，一路無的放矢的闖去，一邊去，一邊想，腦筋裏好似轆轤打轉的一般，走到一條路的轉角處，正想穿過馬路去，忽橫路上一部汽車沖過來，嗚嗚的幾聲，險些兒把他撞着，幸而閃得快，被他避過了！焦得魁此時却並不吃驚，回頭將那汽車，仔細一打量，不覺詫異道，奇怪奇怪，怎麼這車子忽在這裏發現？說着便回轉身來拔腳飛奔，直去趕那汽車，正是：

任君捷足如奔鹿 怎及風輪迅疾來

欲知焦得魁可曾追上那汽車，且待下文分解。

#### 第四十七回 投信毀車奸徒暗算 欲擒故縱探夥追蹤

話說焦得魁因運思過度，走過馬路的時候，幾乎被汽車撞着；在旁人遇見了這種

意外的危險，多少總要有些驚惶！他却毫不在意，定睛把那汽車一看，不覺連稱奇怪，即便回身飛奔，去追趕那汽車；你想我們用足力去和車輪賭賽速率，那裏能夠得到勝利！但他也明知此理，經那部汽車的吸引，却不再顧及，只管沒命的追趕。可巧趕到一條熱鬧的馬路上，車馬縱橫，前邊正是紅燈阻道，車輛不能前進，竟被趕上了！此時千好萬好，恰巧有一個日班暗巡，正坐了一部三輪的機汽腳踏車，也停在那汽車後面；他便打了一個招呼，跳入那左邊空着的車坐上去，略定喘息，便指點了那暗巡，教他尾隨那注意的汽車。此時警角一鳴，綠燈迎面，各車挨次前進，焦得魁等緊緊隨在那汽車之後，約行了有半點多鐘，已是那新陸大廈的門首，那汽車便停下了！車中跳出一個西裝的人來，戴着闊沿的呢帽，身上穿着很華麗的大衣，衣領却翻了起來，遮住了面龐，面目如何，竟認不清楚，但看他那身裁疎小，膚色枯萎，一望而知不是西洋人。那人下車之後，便走入大廈，汽車却停在門前，當下焦得魁便把自己坐的腳踏車，開往大廈對面一條斜路上停着，二人一起下車，遙遙

的觀察那人的行動；等了好久，還不見出來，他便很不耐煩，一面吩咐那暗巡道：此刻待我前去探訪，你在這裏留心那汽車，如其那人下來時，你自顧開車尾隨，必須得到他一個確切的地址，不必等我同行，我們隔一會在辦公處相見便了！說着從衣袋裏撈出一副黑色眼鏡來帶上，又把帽沿向下一扳，使牠覆在眉毛上，燃着一枝雪茄烟，慢吞吞的向大廈走去，不消三五分鐘，他已在大廈的最上層了！此時大廈之中，往來的人很多；若是沒有成見在胸，要尋一個陌生的人，那裏去尋找得到。但焦得魁胸有成竹，一徑往大力洋行門口而來，留心細察，裏邊却並無剛才那人的蹤迹；他又在其餘的寫字間外邊溜了一趟，仍不見影蹤，凝神一想，也不覺自笑愚魯；便回到了馬生醫的診所門口，裝作候診樣子，却用冷眼四矚，留心那大力洋行中往來的人，直等了一個多鐘頭，一些兒動靜也沒有，此時已經五點鐘了，各機關的辦事人員，都散工出來，焦得魁也不能久留，十二分的失望也只好下樓，一步一籌思的想着，到了末底一層的扶梯上，正在沒精打彩之際，忽覺脚尖觸着一

件東西，俯身下去一看，原來是一封信，拾起來看時，不覺失驚道：今番遇着對手了！那匪徒好大膽，竟敢在我面前弄這玄虛，手段也很可以。你道他爲甚麼說那兩句話？因爲那封信面上，却明明的寫着焦得魁先生安啓，旁邊注着即刻兩個小字。當下焦得魁打開了那封信，從頭看下去，不覺把一位大偵探家氣得三尸神咆哮，七竅怒生煙，目定口呆，一言不發。那信上說：

我所最佩服最敬愛的大偵探焦得魁先生大鑒：你的熱心毅力，煞是可以令人家佩服，我們前回的事，因一着之差，竟被你僥倖破壞了！你大名已成，也該退步，怎麼還兀自的和我們作對呢？自今晨起你又追隨我們之後，我們也是個人，你竟當我們一些兒不知道麼？我敢忠實的告訴你，現在我們所做的事，老實說一句，是無關於你們的，尤其是不容任何人置身其間，或破壞的，你也不必枉費心機，作那非非之想吧！就是今天這一幕趣劇，明明是我們對面立着，你已不能相識，也可以證明你的失敗！你如其一定不肯退步，將來的失敗，

還不止此呢！總而言之，我們這一回的事，可以說是以盜劫盜，一些兒也不傷廉潔的。我勸你守此忠告，不要預聞；不然莫怪我們用後最的手段來對付你！

焦先生再會了！大刀會上。

焦得魁看了這封信以後，好不氣悶，一面把信塞在衣袋裏，一面走到門口，向外望時，只見那汽車已不知去向，那暗巡的腳踏車，也不見了！就知道他們已經遠去；但終不知那投書的人，何時下來，他又怎麼知道自己的行蹤，大概他們也有巡邏的人，跟在後面，暗中作對敵的舉動呢！他自我自從入了偵探界以來，從未遇見過這種膽大精密的匪徒；也從沒有如此的大失敗！照這樣的情形，要破此案，不知要演出幾場怪劇！預料以後的怪劇，開演起來，必定更能引人入勝，而奇趣橫生呢！當下他獨立躊躇了一時，便雇了一部街車，趕往辦公處。到了那裏，只見高秋圃等一行同事，都圍坐着，好像議論甚麼緊急事的一般，見他進來，便問道：焦老二今天的事如何！焦得魁垂頭喪氣道：失敗失敗，匪徒夠得上一戰哩！便將剛才在大廈所遇的

事，告訴出來，大家都聽了，也都發呆。高秋圍道：「你不是教一個暗巡窺伺他們麼？但他却也被第三者監視了！他見那汽車開行，便乘腳踏車追趕，可是行不了一箭之路，那車輪忽然走汽，再也不能行動，仔細察看，車輪上却有兩個錐刺的小孔，車胎也破裂了！這明明有人在他偵敵的時候，暗中下手，做這破壞的工作，使他不能追趕。焦得魁聽到這裏，頓足說：『那可惡的匪徒，竟有如此的精密，却不容人不佩服！』然而今番雖然失敗在他們手裏，來日正長，不怕他們會漏網，放着我姓焦的，誓必盡我心力，將他們破獲，決不放這班匪徒如此猖獗。」潘璧人道：「這也自然；但照我看來，此事竟如一張偵探影片，初上銀幕，恰演了第一本，以後奇怪驚人的事，正是層出不窮，要一幕一幕連續的開映下去呢！焦老二便是劇中主角，我們這許多人，都是劇中人，最後的勝利，終究是我們的，但何時結束，却不得而知。焦得魁便獨自出了辦公處，回到家中，去研究那案中情節不表。再說焦得魁爲甚麼一見了那汽車，便捨命的追趕，和那自稱大刀會的人，如何知道有偵探跟踪？這兩個問題，也須表明一

下，免成了漏洞。原來那汽車的號碼，却正是二萬七千三百四十四號，讀者諸君，你們可還記得那肥料公司的大騙案麼？那案中不是有兩部使人注意的汽車麼？那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二號的汽車發現之後，那件案子就因此破獲。獨有那二萬七千三百四十四號的一部，却從沒有發現過。當時汽車公司中人曾說：那一號汽車，是外國人買去，後來送到一家洋行裏轉收的。今天可巧那車子險些兒撞了焦得魁，他見那號碼吻合，知道車中人一定有甚麼秘密，故才抵死的追趕，後來到了新陸大廈，他又聯想到早上所見的大皮包，與此人一定是有關係的，却不料遭此失敗。至于那一幫匪徒，却並非中國人，機關中的組織，非常的縝密，手段也非常的靈活；他們對於焦得魁潘璧人等一班人，視為勁敵，格外的注意，時常有人在暗中窺察他們的行動；今天在那和皮包相撞時，已經被他們看破，就是那汽車撞他，也是有心的，若不是他閃得快，一定做車輪下的烈士，後來到了大廈之後，見他們死守，恐怕被他追蹤在後，查出切實地址，故又暗中派人，用錐去損壞他的車胎，使人追

趕不得。一面又在機關中寫好了一封信，看他將近下樓的時候，放在梯上，布置完畢，大家都改裝而去，一毫痕迹也不留。焦得魁回到家中，把那封信取出來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見了那末後的署名大刀會三字，實在不能明白，難道那溧陽泗水一帶的大刀會，竟在上海設立了分會麼？但那大刀會，都是迷信神權下的走狗，專做那殺人放火的勾當，那種舉動，却是毫無意識的。今天所遇的那意外之事，分明他們內幕之中，極有組織，極有手腕，而且靈敏異常，不像那種無意識的暴徒，那一定是另外一個機關！後來又連想到大力洋行，不覺拍案叫絕道：原來那大力洋行，就是大刀會的機關，隱寓着大刀出頭的意思。既有了這一點可尋，只顧先向大力洋行這條路上進攻，使他們根本動搖，然後纔有線索可尋的。後來又想那信中以盜劫盜的一話，也真的莫明其妙，難道是兩伙強盜，在那裏白相伙併麼？那對方的所謂盜，究竟又是何人？那對方的盜，又有甚麼東西可劫？他越想越深，越弄到幻境裏去，終覺此案頭緒紛繁，除了大力洋行一條路之外，竟沒有別一條路可走。他



認定了目標，就鼓起勇氣，向那條路上進攻；雖明知大力洋行就是大刀會的根據地，但絲毫沒有證據，可以證實這一個理想，也終不能冒昧從事，即便下手。他一連奔走了五六天，只見那大力洋行，依然是大力洋行，並無動靜，他還是白費了幾天心力，一些兒不得要領。他是歷來順手慣的，如今受此挫折，怎麼不焦急的如同熱石頭上的螞蟻一般呢！可是那萬惡的匪徒，暗中見了這種舉動，正在那裏竊笑，第二次的警告，却有來了！那一天焦得魁才起身，林福森送進一封信來，他一見筆迹，便問這信是誰送來的，如今其人安在？林福森道：是一個馱背老人送來的，他已經去了！焦得魁道：他往那一面去的？福森道：是往東面而去，照他那種步履蹣跚，龍鍾不堪的樣子，此時怕還趕得上呢！焦得魁一聽此話，也不拆信看，霍的立起身來，順手抓過一部自由車來，奔出門外，飛身上車，竟往西邊追去。福森見他如此，以為是弄差了路，連忙喊道：焦老，你弄錯了方向了，那老頭子是向東邊去的呀！由他喊破喉嚨，焦得魁兀自不睬他，自顧往前飛馳。你道他竟是發了瘋麼？為甚和那敵

人背道而馳。原來他打定主意，以為他當時雖向東去，不過是混亂福森的目光，引人家向那條路上追去，自己却趁人家不注意的時候，回身向反對方向脫身，逃出了偵探的範圍。這是狡頑匪徒常用的手段，故他竟向西邊追去。追不到半里之遙，果然見有一個龍鍾老人，灣腰曲背的在前面走，一步一顛，好像是有病的一般；他一見之下，不覺大喜，亟忙追趕上去，看看將近，忽旁邊橫躡出一部汽車來，險些兒撞着，他急忙的讓過；那前面人聲鼎沸，喧擾得甚麼似的，有兩個正扭着胸脯，在那裏廝打，一羣人都圍攏着觀看，把一條路都塞斷了！車子不得過去；他亟忙撥動車鈴，漫漫地過去，路人聽了車鈴之聲，才閃過一旁，讓出一條路來，等他過去。他挨過人叢之後，再尋找那奇怪的老人時，已不知去向，連影子也不見了？焦得魁到得此時，不覺暗暗的發恨，但一轉念間，又不覺欣喜異常，便捨了那怪老人，不去追趕，反來看那幾個廝打的人。可是那時候巡捕也來了，二人也定了手，各各向巡捕訴說理由，巡捕使將二人一同帶往捕房，焦得魁並不同家，竟乘車先往捕房而來，林福

森已先在那裏了！原來他自得魁去後，就去將寄信等事，報告了高秋圃，一見他到來，便問道：那老頭子可曾追著？焦得魁便將路上之事，告訴了二人，說是那打架的兩個人，一定是同黨，故意設此一局，阻住了我，放那怪老人脫身。如今將近帶來了，高老師可去向二人詢問，檢一個理由稍直的人，先行放他出去。福森你便踪跡其後，看他往甚麼地方去的，必要得到那廝一個確切的地址，萬不可再讓他們脫逃。林福森答應而去，此時巡捕已將打架的兩個人帶來，高秋圃便出去約略詢問了幾句：原來那兩個人一個叫田進郎，一個叫米駒駿，因為那米駒駿欠了那田進郎八塊錢，今天相遇，向他索取，就被他反而打了一頓。當下便將田進郎先行釋放，林福森自去辦他的事，不在話下。那時焦得魁獨坐在辦公室中，從衣袋裏撈出剛才那封信來觀看，却正是大刀會所寄來的，那信上寫着：

焦先生：你真大胆，竟敢反抗我們的命令，雖遭失敗，還不肯罷休！這種堅強的毅力，很可以使人家敬佩，真不愧為東方福爾摩斯了！現在再忠告你，你如不

自量力要和我們作對三天以後定有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並且造成絕大的恐怖！先此預告，大刀會上。

焦得魁看了信，却微微的一笑道：看他們用出甚麼手段來罷！他坐了一會便回到家中去，專等那林福森的信息去了！正是：

小坐運思籌妙計，靜看青鳥報佳音。

欲知林福森得到甚麼消息，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羅綺叢中奸情忽吐 雲天影裏消息傳來

話說林福森自奉了焦得魁之命，一路跟着那田進郎，一路出來，轉灣抹角的走了半天，只見他到一家廣東舖子裏去吃飯，他也跟踪進去，見他吃過了飯之後，從懷中取出一疊鈔票來，拿出一張惠了鈔，便出門而去，又四面逛了一會，便到一家影戲院中去，黑暗之中，被他幾個打轉，就不見了！四面尋找，那裏有一些兒踪影；林福森暗想：我剛才明明看見那廝坐在那左邊第四排第一個空位上，如今怎麼就不

見了呢。再看那第四排上所坐的人，竟不是田進郎的面目；正在暗暗驚奇的時候，再仔細打量一下，不覺笑道：那廝端的會變化，面目竟換了！可是那件衣服，還可以認得清楚，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方法化裝的。他等到戲院散場出外之後，馬上跳上一部黃包車，說明拖到新陸大廈，福森也雇了車子，在後跟隨，直到了大陸跟前下車，田進郎便上扶梯，福森跟進來，乘了升降機，先到五樓馬醫生診所，掛號處掛了號，此時田進郎也上來了，直入大力洋行而去，直等到大家散工出外的時候，大力洋行裡邊，走出好幾個職員，仔細辨認時，竟沒有一個是田進郎，因為他是身穿中國服裝，此刻出來的人，都是西裝革履，沒有一個是中國裝束的在內，不知已在何時走脫了！原來那田進郎自出捕房之後，起初本不在意，後來見林福森苦苦跟隨，故已知是偵察自己的人，影戲院中，想化裝混過，沒有成功，故到大力洋行裏去，早已化裝走了！林福森到此也無可如何，只得回去告訴給焦得魁，焦得魁長嘆了一聲道：如今又白放了他一個，可是那米駒駿還在捕房押着，尚可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哩！故他一面去關照了高秋圃，教他們釋放米駒駿，先行知照，一方面又去從別方進行偵探。在他這種行動，原是抱着百折不回的勇氣，勢求必成，可是自身却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那大刀會中人，見他不肯罷休，便欲得而甘心，用那惡毒的手段來對付他了！他去關照了高秋圃之後，知道那米駒駿判押五天，他一面又向他方進行，那天回到家中，覺得身體十分疲倦，便取出一瓶白蘭地，傾了一杯，正想舉杯來喝，忽覺得一陣日氣臭，直沖腦門，激刺性非常的厲害，不覺放了杯子，暗然道：奇怪！這酒裏有些不對，好像是有了毒質，是誰來放入的啊？他便去籠中放出一只兔子，將酒給他吃了！不到五分鐘，竟自死了！焦得魁咋舌道：好險啊！好凶險的！徒！竟下此等毒手，險些兒上了他們的算。以後還不知有甚麼變化呢！他一邊說，一邊將瓶中的酒都傾了！獨坐凝思，覺得此事非常的有趣，竟像西洋偵探小說中事！了他無意之間，忽在寫字桌的抽屜中，見了那前回馮達南的假鬚假髮，不中一動，微笑道：這東西倒大可利用，也許在此上破案呢！他自從那一天起，

臥病，天天請馬醫生到家診治，但他的人，却並不在家裏，竟假裝溜了出來，馬醫生的診病，不過是表面文章，事前約定的罷了！他用那假鬚假髮，化裝了一個外國人模樣，去住在一家外國旅館裏邊，暗中做他的偵探工作，此事端的人不知，鬼不覺，就是最熟悉的人，也不能認出他的真面目來。他等到了那米駒駿釋放的日子，便先用電話知照了高秋圃，然後來到捕房左近窺探，不多時果然見米駒駿被釋出來，便急匆匆往龍山路而來，他遙遙的尾隨着，只見那廝走入了一家門內，仔細認那門牌時，却是一家妓院，裏邊有一個妓女叫菊兒的，焦得魁却也認得，而且他也曾到過院中去的，今天可巧那廝到了這裏邊，真是機緣湊巧，再好也沒有，大約在這一條路上，可以得到光明！他便不再遲疑，回到旅館中，打電話給高秋圃，約他相見。秋圃得到電話之後，馬上趕去，將前事述了一遍，意欲去找那菊兒詢問。秋圃道：此事我們偵探界中人前去詢問，怕不大穩便，最好另外弄一個不相干的人前去方好！焦得魁此時忽想着了馬醫生，而且此人是此中老手，和菊兒也熟識，託他

1259222

